

盲人詩人

劉大杰著



劉大杰著

盲
詩
人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盲詩人

一

盲詩人自失去了創作的自由以後，就是悲傷，抑鬱，苦悶，沮喪，現在，他終於是死了。

他不是尋常的人們，並不感着生的歡樂，或是死的恐怖。他唯一的願望，能夠在他的死前，完成他努力了好幾年的大作。使世人了解他苦悶的心情，因這苦悶，而不得不去創作。他反對一切因外部的牽引而去創作的人們，對於杜斯退也夫斯基照着開郵車的時間，而來寫文章的事，他曾表示深深的不滿意。他的創作，好比鳥兒唱歌一樣，全因內部的衝動，而要歌唱，而要表現。不這樣，就更苦悶，更悲傷。他有時抬着頭，對着黑暗的天空說：

——宇宙之歌，是我的未完成的生命。無論如何，在我的死前，要把你完成

啊！

但是宇宙之歌沒有完成，詩人就死了。

盲詩人由病而至於死，沒有人去看過他。除了一個忠誠的女僕。這女僕跟了詩人五年，詩人瞎了眼，衣食都靠這女僕。許多的朋友都同詩人疏遠了，只有她，始終跟着他，同情他，他倆成了患難的朋友。詩人也說：『我的苦悶，只有她才知道啊！』

粗俗的女僕，經了長期詩人的陶養，竟成了一個尊重藝術的女性了。她同情這薄命詩人的苦境，她憐惜他的寂寥，她願犧牲她自己的事業，永遠地伴着他，伴着他至於死。

詩人死後，女僕很悲痛地哭了一場，因此有人說，詩人和女僕，曾發生過肉
的關係。

宇宙之歌沒有完成，詩人就死了。此後，也就從沒有人，看見過那女僕的蹤

二

詩人叫馬德，在五年前，同亞利自由戀愛而結婚了。什麼話也形容不出他倆生活的美滿和幸福，他們永遠愛着，雙雙地踏過春天的花草，望過秋天的星月，不知道愛情以外，還有世界，一切都浸在愛的海裏。馬德是天才的詩人，亞利又是美麗的少女。這是多麼幸福啊！

在那時，馬德已出過兩本詩集了。第二集題名愛的勝利，在卷首曾寫明是他與亞利結婚的紀念。這詩集出來，立時得了意外的好評，因此馬德就得了詩人的雅號了。

馬德的性情，非常孤傲，他生平的知己，除亞利外，還有男友施布蘭。他們三人，原來都是同學，馬德與施布蘭同時愛着亞利的時候，亞利費了幾度的躊躇，結果，捨了美麗的少年，毅然地同相貌不佳的詩人馬德結婚了。

亞利就是馬德天才最初的認識者，她想，同他結了婚，使他感到生活美滿的時候，做出詩來，一定更瀟灑，更濃艷，她負有成就他的藝術的責任。因此她決定捨棄美的施布蘭了。

馬德得了愛的美滿，一心從事藝術上的創作，他想做照但丁的神曲體，做一本長詩，叫做宇宙之歌，把世上一切活着的死着的東西，都寫進去，他的幻想，結構和體裁，他想特殊的表現他的新奇和偉大。他的抱負不凡，與克萊司忒想扯破哥德額上的花冠一樣。他無日夜，不在計劃他的宇宙之歌。

關於宇宙之歌的事體，只有亞利，施布蘭二人知道。他們也是以真誠的心意，在祈禱他這偉大的成功。好使這宇宙之歌，做一件高貴的遺產，傳給後世的人們。

三

馬德將宇宙之歌還沒有寫到一半的時候，在某夜間，他兩隻眼睛，全然失明

了。任何醫生，看了都束手無策，從那夜起，他的眼前，永遠變成了黑暗，無邊
的黑暗。

世上的人，都知道盲者的苦痛。心靈不死的活屍，行動的自由，被剝奪盡了
。尤其是被創作慾衝動的藝術家，失去了表現的自由，比什麼人還要苦悶。

馬德有兩件最傷悲的事，是尋常的盲人，不容易同時感到的。第一他擔心宇
宙之歌沒有完成的希望，第二那樣年青貌美的亞利，怕不會再愛他了。失去宇宙
之歌，或是亞利，是他的生命與藝術的幻滅。他感到生命與藝術，分離不開。沒
有生命，沒有藝術；失了藝術，生命也會不能存在。因此亞利是宇宙之歌的本質
。宇宙之歌是亞利的象徵。他這次偶然的雙目失明，藝術與生活，同時有搖動或
幻滅的恐懼。他於是悲傷，抑鬱，咀咒，掙扎而哭泣了。

他過慣了盲的世界，忘却了往日的光明，反感到往日生活的平凡無味了。他
覺得要在這黑暗的裏面，能看到光明，才是真正的光明。往日人類的醜惡，社會

的污濁，都在他的眼前逃遁。現在所看到的，是人類的曙光，與最深一層的人間苦。這種人間苦，這種純粹的內部的衝動，在以前，他從沒有感到過。他現在的情感與幻想，更淨化，美化，藝術化了。

他想，宇宙之歌的後半部，或更深刻，更美麗，更能動人罷。但是，亞利呢？他一想到，就顫慄，悲傷，由失望而至於哭泣。『一個那樣美的女子，年紀又那樣輕，能愛我這瞎子嗎？』馬德這樣想着，不知有好幾十次了。

馬德瞎了眼以後，他愈感到看真了藝術，看真了人生，看真了亞利的美。他恐怕失去這真的藝術真的人生真的美，使他悲傷，苦悶。

——亞利啊！我的眼睛，雖說看不見習慣眼下的光明，但我愈覺得你是美了。
你的髮面龐，睫毛。眼珠子，就在黑暗中，我還是看得很真確，一刻也不忘的啊！

宇宙之歌不能完成，亞利的愛恐會失去，這兩件事，播弄馬德全部的命運，

壓迫得使他喘不轉氣來。

四

在一個微涼的晚上，馬德再也忍耐不住，將自己長期苦悶的心情，向亞利剖開了。

——亞利！我不好叫你愛一個盲人。

盲人，不要緊。我愛你的天才，我愛你的藝術的幻想與情感。我讀你的宇宙之歌，我才感着你與尋常人不同的偉大來。

我的痛苦，也就在這裏，我時時刻刻，在担心宇宙之歌的命運，和你的離開。不會的，我負有成就你的藝術的責任。只要你能有藝術的內部的衝動，我有眼睛，有手，我可替你寫下來。你瞎了眼睛，在你的生理上，當然是痛苦；這種痛苦，我給你最深切的同情。關於藝術的創作，我願盡我的全力，來幫助你。最低限度，要使這宇宙之歌，在短期內完成。

能這樣，就好，在宇宙之歌未完成的以前，我是不想死的。講到創作慾，這很奇怪，我瞎了眼以後，什麼藝術，人生，自然，戀愛，我都看深了一層，浮士德，神曲裏面的世界，我體會到了。我的情感幻想，比以前更清淨更真摯起來。不知道有些什麼東西，充滿着我的全身，恨不得站在高的雪山的頂上，向人間歌唱一個痛快，或可稍稍的鬆緩一點。這種充滿全身的東西，好像燃着紅焰的火，在燒着我的生命。妹妹！我現在非大聲的歌唱不可了。這種現象，在以前從沒有感到過。你若能替我盡點力，宇宙之歌是不會絕望的。但是我的，你的，以及宇宙之歌的命運，都達了悲慘的際遇。唉！我想死，又不能死啊！

你說過『在宇宙之歌未完成的以前是不想死的。』你真不能死，你負了重大的人類的責任。請你放心，我願盡我的力量，來幫助你。你想，我的心，我的美，不是你的，是誰的？

我擔心你給第二個人。

第二個人，不會的。你放心吧。你現在日夜閉着眼睛，多做點冥想的工夫，這本宇宙之歌要在詩壇，樹起遙天的金字塔來。給人們做一個永久的贈品。

是的，我一定要努力。

宇宙之歌還有多少？

已經寫了一半。

我想再有半年，總可以寫成。從明天起，我來做書記，每天寫六點鐘。

是這樣，半年很夠了。我真高興，我要慶祝我的再生。我在這盲目的世界裏，又得了美，得了愛，得了光明，得了藝術。

明天起一定，

好的好的，妹妹！

.....

這樣談話的聲音，在這間小小的樓上，慢慢地遲緩下去。月輪已升到中天，在盲人的臉上，也看得出深沉的微笑來。

室裏的空氣，只是美滿與平和

五

六個月過去，宇宙之歌快要脫稿了。

馬德一面慶幸藝術的告成，同時又擔心亞利在完成這作品之後，將要同他離開。他想，宇宙之歌脫稿之日亞利的責任也就完了。一定有風采翩翩的少年，在等着她，在愛她。然而，他沒有更好的方法，防備旁人，從這黑暗的圍抱中，將亞利奪去。他比以前更苦悶了。

亞利近日的狀態，比從前確有點兩樣。下午出去，有時要到半夜，才回家來。就是平日在家的時候，似乎也常常在同什麼人往來的一樣。馬德的眼睛雖不見，他的淨寂的心靈，已經深深地感到亞利的心，使她同樣感着苦悶。

在這幾月裏，施布蘭用全力與亞利接近，他當着她，恨不得要把他的心剖出來給她看。他獻盡了殷勤，說盡了纏綿的情話。在月夜的深林，他曾跪下請求她摸過他的跳動的心。亞利怎樣呢？她站在十字的街頭了。

亞利躊躇了許久，他決定愛「人的施布蘭」愛「藝術的馬德」了。決不離開詩人，使他的藝術消沉；也不斷絕青年，使他失望而至於苦悶。他想把他們倆個合爲一人，來寄託她自己的生命。

施布蘭與亞利的事，馬德從沒有懷疑過。他近來雖感到亞利的行動有兩樣，在夢中，也沒有想到他的朋友，有這種爭奪的陰謀。因此在他宇宙之歌快要脫稿的幾天，他很想同施布蘭磋商關於處置亞利的事。

有一天晚上，亞利不在家，樓上的燈光下，只有馬德和施布蘭兩人。

馬德把這半年來，每天創作的事情，全部告訴了他。說亞利怎麼肯犧牲，說宇宙之歌前後部的差異，又談到出版的問題，又談到最近文壇的狀況，最後談到

亞利近來的行動的時候，在他瞎了的眼角裏，竟流下淚來。

你不要傷心，馬德，想一個方法罷。

唉！有什麼方法。

今晚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誰知道！這兩月來，她一出去，便半天，有時要到半夜才回家來，問她，她也不作聲，就睡去了。你看，這使人多難堪啊，她常常說，「在宇宙之歌未完成的以前，我是不會走的。」現在呢，這作品快脫稿了。以前我日夜總是計劃創作的事情，看如何能夠早點完成。現在將要完成，她的行動，又使我苦悶了。這種苦悶，除死以外，是沒有方法解脫的啊！

宇宙之歌寫完了沒有？

有了十九章，最後一章，又寫好了三小節。我的腹稿，早就完成了。半夜在床上讀起來，真覺得沉痛。我想，讀了這長詩的人，不下眼淚，連歎息也不

歎息一聲的。這人一定是木石。我的作品，不希望這種人來欣賞，就是沒有一個知音者，讓這時沉沒到泥底裏去。

有了腹稿，寫下來是容易的。

但是，亞利也不比從前那樣尊重藝術了。你說，她近來這種行動，使不使我嫉妒？

嫉妒是，不行的，你得想一個善後的辦法來。你要知道，亞利是那麼年輕，你呢，又成了一個殘廢者。她這次助你完成宇宙之歌，正可以看出她愛你愛藝術的心境。你現在一定想長期佔有她，這是壓着她的流動的心，她的生活會感到寂寞與乾枯了。

我不能放任她，她的美，她的心，她的溫柔，她的一切，我一刻都不能缺少。沒有她，我自己就會消滅。瞎眼以後，我更愛她，我更不能離開她了。我以前曾讀過德國海勃爾一部戲劇。裏面寫一個國王，奉了羅馬教皇的命令，

要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打仗，然而又不許帶妻子去。國王正在熱烈地愛着他的妻，他知道這次的出征，是不會生還的，他痛苦極了，他不願他的妻，另外同旁人發生關係，最後，他對他的大臣說：『假使我戰死在沙場的時候，立刻將王妃處以死刑。』……

愛的極端，就是死。由愛而妒，妒而恨，恨而致於爭鬥，原是一條直線。

我那時讀了以後，覺得國王的妒心與佔有慾太強了，因此產生這人類最大的悲劇來。到現在，我才體會到國王的心情，是人類最悲苦最深切的眼淚。被這眼淚把人們驅逐到殘忍的路上去。我現在就走到這殘忍的路上了。布蘭！你是我的好友，我毫不隱瞞的說，我想，在宇宙之歌完成以後，設法殺死亞利，而後自殺。我不能在我的死前，看見亞利被旁人奪去。但是，我也想不出殺人自殺的方法來。

馬德！你的苦悶，我全了解。不過你這種殺人自殺的計劃，太殘忍一點。雖

說你是一個瞎子，不能拿刀割下亞利的頭來，你這樣想着，比做了還要殘忍。朋友！你要知道，我是愛她，愛我自己。愛的極致，只是死，真是不錯啊！你等宇宙之歌完成以後，再這樣做，除了殘忍以外，還太自私。因為將來的人們，只知道宇宙之歌的作者是馬德。

難道我願這樣嗎，實在是我心中的矛盾，逼迫我不得不這樣想。萬一我不能殺死亞利，

馬德，你的苦悶，我全了解啊！

我今天的話，你不要當任何人說，布蘭，我這個瞎子，你是應當同情的。

.....

六

那晚施布蘭回到家裏，把馬德的話細細地想了一番。他雖同情老友的苦悶，同時又不能放任亞利。

唉！亞利是馬德的愛人，我不該欺騙朋友，實在我若是設法去佔有她，並不是難事，可是心裏總有點不安。在瞎子眼前弄鬼，是世上最大的罪過，尤其是在好友的面前。然而馬德今晚的話，也太刻薄；現在救亞利的責任，全落在我的身上。我要設法，我要把這美的痛苦的亞利救出來。

施布蘭的心裏，充滿了矛盾與爭鬥，美，愛，友情，藝術種種的衝突，使他的生活的內部，感着極端的不安。他那晚睡在床上，輾轉了一夜，最後，他還是決定要愛亞利，要與亞利同逃。

第二天早晨，很早很早，他就爬起床來，走到窗前一望，一道溫和的陽光，高高地鋪在樹枝上，晨風輕輕地在草尖上吹過，深深的草，都歪在一邊。小鳥正在吱吱喳喳地叫着，天空又是那麼清亮，一片雲影兒也沒有。他想，這是一個好日子，一個救亞利的好日子。

他什麼東西也沒有吃，把臉洗好，搽了一下頭髮，一逕跑到馬德的家來。那

時馬德還睡在樓上。亞利也剛起來，還沒梳洗，她那種沒梳洗以前的真純美，把施布蘭迷住了。

亞利同女僕正在樓下談話，看見施布蘭走進來，女僕連忙走上樓去打掃。近來亞利的行動，只有女僕知道，她是聰明的了解人意的婦人。所以她總是避開。

女僕走了以後，施布蘭真誠的將馬德的陰謀告訴了亞利裏面還添了許多惡毒的話。講到馬德想在宇宙之歌完成以後，謀死亞利的話的時候，他的聲音，又是同情，又是憤怒。最後說；

——亞利，我愛你五年了。你看，馬德的心，多麼陰毒。他現在騙你寫宇宙之歌，等到完成的時候，他就想害死你。多麼自私，後日的人，只知道宇宙之歌的作者是馬德。亞利！到了這危急的時候，你該快快地決定。宇宙之歌在這幾天，就要完，說不定你的生命，也就快完結了。說起來是多麼傷心啊！施布蘭的真摯，同情，憤怒，復仇的心情與態度，亞利還是第一次感到男

性的媚氣。她今天覺得是格外的忠誠而又可愛了。覺得自己落在虎口，她是她唯一的救星。她失了主張，她失了藝術，她失了一切。

男子多刻薄啊！我曾對你說過，我永遠愛『藝術的馬德』，愛『人的施布蘭』。我決定把你們倆人，合為一個，來寄託我的生命。不料男子的心，是這樣陰毒。馬德瞎了眼睛，雖不容易害死我，但是，他每天在這樣想，就使人感到人類的殘忍與醜惡了。可怕啊！這人類！

施布蘭見亞利在躊躇與怨恨，乘機說自己是怎樣忠誠，怎樣了解，怎樣怎樣，說了許多。站在十字街頭無路可走的亞利，於是被他的甘言迷住了。

布蘭！那麼，我就同你走罷。

亞利走上樓去，馬德還沒有醒來。她悄悄地拿好宇宙之歌的稿子，就同施布蘭出去了。

女僕望見太太同施先生一路出去，並不是初次的事，因此覺得毫不稀奇。用

眼睛送着他們出門以後，仍低下頭來掃地。

七

馬德在晚上，早已將宇宙之歌的最後一章想好，預備這一天，要亞利替他寫下來。再有半月校訂的工夫，這部大作，就全工告成了。

到了下午，到了晚上，到了第二天早晨，亞利仍沒有回來，馬德恐懼了。最後把女僕責備了一大頓，女僕說；

昨天早晨，太太同施先生一路出去的。

馬德到這時才恍然大悟，用力的歎了一聲長氣，

——完了，一切都完了，什麼愛，什麼美，什麼光明，什麼藝術！

天從那以後，施布蘭同亞利，一直沒有蹤跡。馬德想打聽，也沒有能力，日夜坐在家裏，苦悶，寂寞，悲傷，抑鬱，而哭泣而狂吟。他沒有一刻忘了亞利的美，也沒有一刻忘了未完成的宇宙之歌。陪伴他的寂寞的，料理他的衣食的，只

有那個女僕，只有那個了解他同情他的女僕。

不用說，馬德以後的生活，精神或是物質，都感着深深的不安。後來到了困難的時候，連幾件舊衣服都送往當舖裏去，最後，把女僕的一點餘錢，也移作家用了。

.....

於是乎，盲詩人就這樣死了！

八

在盲詩人死後的第二年春天，在有名的文學評論雜誌上，連載一篇宇宙之歌的長詩，繼續登了十期。登完不久，有許多大小的批評家，都爭起來批評這宇宙之歌，大致對於這位新進作家，都表示讚美。

有一個人說；

——這詩的作者，是做哥德浮士德(Faust)的體裁，而又受了梅德林克的神

秘思想。詩句的豪放，又與雪萊的西風歌相傲。

他的結論，這首長詩，在五十年來的文壇中，是一件最高貴的作品。在詩歌史上，建立了不能搖動的位置。

到後來有一位年青的作家，對宇宙之歌，發表了一篇論文。他說；

——這詩就全部看，總算是一部佳作。分開細看的時候，後部要比前部好。最可惜的是最後的一章，比前面任何一章，無論質量，都要惡劣。就是文句，也比不上以前的美麗。若作者是古人，我們一定要疑心這是那一個的續作。這大概是作者到了最後而疏忽的原故罷。總之，在這貧窮的時代，能產生這樣的作品，可算是人類的一件幸事。

這本長詩的出版，打破了當時文壇的沉寂，激動了當時人們的心。一般青年男女，一面同情宇宙之歌裏面主人公的命運，一面又熱烈地讚美這詩的作者。

但是，自宇宙之歌發表以後，施布蘭從沒有發表過其他的作品。希望他過甚

的人們，竟有在報紙上，做文章罵他得了地位而不努力的事。

日月是不死的，宇宙是不死的，宇宙之歌也就永遠在人間而不死了。

二八，四月十一脫稿

五月之夜

在一八三四年三月的一個晚上，米塞(Miguel)載着一顆受了損傷的心，從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回到巴黎的故宅。

日夜渴望着兒子而致於重病的米塞的母親，這次看見兒子突然地歸來，她只驚奇，她初疑爲是夢境。在她老的臉上與唇邊，流出淺淡的微笑，這時，母親竟說不出話來。

米塞也只好拿着自己的眼淚，去告慰病中的老母。

兒子同母親，緊緊地抱着了。

那正是一個月夜，清淡的月色，從窗外透進房來。朦朧地望見窗外的院子裏，有幾朵小小的花。花的顏色，在月色裏，格外顯得淡白。米塞望見這月光，退了幾步，無力的坐在椅上，右手指着月光，全身在顫動。

母親！那是什麼？

月光，也不知道嗎？怎的？兒！

米塞低下頭來，似乎在沉思什麼。

母親哭泣了。

她是歡樂，然而又是悲痛。

怎麼他在外面，消瘦到了這樣呢？看他兩隻凹下去的眼睛，知道他喪失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臉是黃的，頭髮是亂的，衣服是破爛的，行動是顛狂的。怎麼的呢？他在外面。

母親是歡樂，然而又是悲痛，暗暗地在哭泣了。

這不是月光，母親！這縷寒冷的光，好像一柄利劍，在刺着我的心孔。

你說些什麼？我全不懂。你是不是病了？

病了？沒有的？我認得你是母親，我還記得父親，得了虎列拉的病症死了。

是，我怕這月光。

你說些什麼？

這月光帶來了過去歡樂的而又是悲哀的回憶，朦朧的光，好比現在的渺茫，

母親，我怕……我怕這……

你在意大利亞得里亞的海邊，住了這多時，精神應該愉快，心靈應該平靜。

那個同你相好的女子，現在是怎樣的呢？爲什麼？兒！現在你憔悴到這樣了。

媽媽！不要說那些，唉！愛情是可咒的狂魔，人類的枷鎖。我，我的一切，

都快要消滅了。我真不幸，媽媽！

米塞說了這幾句，竟大聲地哭起來。院子裏的花朵，在夜風中微微地動。除
着月影在慢慢地移動以外，四圍都是靜寂。偶爾有一兩隻飛虫，在玻璃窗上撞。

兒！你拋除人間的苦惱罷。你的心病是很重了。快把這心病，發洩牠一個乾

淨。你現在唯有去創造藝術。

米塞沉默了一刻，仍是哭泣。他最怕是提到他的詩，提到他的藝術，一陣小小的風，把他的長髮，吹得垂下來。在這月光底下，望見他滿面淒慘的淚痕。

表姐現在那裏呢？母親！

她嗎？以後再告訴你。

我一個人真孤單，時時想起表姐。

米塞的表姐，叫做 Clotilde。他在四歲的時候，就愛着她。但是，在前三年，表姐已出嫁了。這消息，米塞的母親，一直瞞着他。母親聽了兒子的話，知道他的心病很重，行動也有點顛狂了。不願再同他多談話，連忙扶他到臥室裏去。房中只有寒冷的月色，一切都是寂靜。偶爾有一兩隻飛虫，在玻璃窗上撞。

二

米塞有一個文藝趣味最豐富的父親，母親却又是一個溫和而愛美術的女子。他的少年時代，全是過着藝術的生活。在風景絕佳的 Vendôme 的鄉間，他愛聽

流水，愛看紅霞，望過清冷的月光，攀折過綠綠的楊柳。他在無形之中，接受着自然界純真而又高貴的性靈，他後日的詩料，就在此時醞釀着。

他在二十歲的那年，發表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遺事。他的偉大的詩才，與浪漫的作風，在這詩裏，全部表現出來。當時的文士，都在讚歎這位年青的詩人。他這篇作品，雖說沒有達到藝術的圓熟，但那種熱烈的情感，奔放的氣勢，打動了當時青年男女平日沈靜的心。青年們都模倣他，欽仰他。

然而，米塞仍感着不滿足，青年詩人的聲譽，填不滿他心靈的空虛。他再不能坐守這人類最乾枯的矛盾的生活，他要另闢一條生路，去找安慰人生的愛情。他是彷徨，孤獨，矛盾，衝突。不久得了一個奇異的病態。常常在談笑的時候，竟當着友人痛哭起來。他不相信藝術安慰他，有時反而詛咒藝術。後來，這病一天一天地深了。

他穿着漂亮的灰綠色的禮服，帶着奇形怪狀的帽子，雙手擁抱着妖豔的少女

，一兩瓶的酒，不斷地灌往肚子裏去。這樣帶着病的熱狂，去滿足他心田的空虛。他現在少不了美酒，少不了女人。他一個人真孤寂極了。

對國家對人生絕望的米塞，他什麼也不希望了。看起來大革命的民衆的血，還是熱烈的，但革命以後的結果，是怎樣的呢？「革命後所餘的，不過是暗無天日的慘殺，公私的復讎。真理所歸的自由，平等博愛，盡成了毒怨積聚的工具。壓迫的人們，依舊是壓迫。被壓迫的人們，依舊是被壓迫」。過去絕望了，未來是遼遠無邊，現在好比海洋中的危舟，不知要流到什麼地方去。一般青年在這失望中，不得不走到放縱的私慾的，悲觀的，憂鬱的路上去。有的瘋狂，有的自殺。因此米塞就因失望而得着瘋狂的病態了。

米塞崇拜擺倫(Baron)，能夠獻身到異國的前線上去。然而自己沒有這種力量，脚步提不起來。似乎這沉悶的世界，把世人的悲哀和眼淚的重量，全部壓在他的身上。他只能呻吟，只能歎息。他最悲傷的時候，不住地高吟着擺倫的哀歌。

——我的生涯，

只是一片黃葉。

愛的花與果，

都已拋散。

痛苦，創蹟與悲傷，

是我一生的長伴。

——Child harola-Byron

米塞的性情，雖似擺倫的急躁，然而沒有他那樣的熱烈，所以他不能像擺倫那樣壯大的死在希臘，永遠是寂寞，煩惱，窮愁。他心靈激動得厲害的時候，只好望着燈光歌唱。

——爲何我這半明不滅的燈光，

暗迷了我的目力？

萬能的上帝啊！

我全身都在顫動。

誰來了？誰叫我？——誰也沒有。

我是孤獨者，

只有鐘聲在響動。

啊！寂寞：

啊！窮愁。——*La nuit de mai*

就在這種寂寞與窮愁中過活的米塞，他要去尋求甜蜜，歡樂，美酒，女人。一面詛咒人生，一面又拚命的去享樂人生。他常裝着怪的相貌，穿着怪的衣服，口裏哼着怪的調子，在街上跟着女子的屁股跑。

在當時的巴黎，青年的女子，都把米塞當做惡魔。提到米塞的名字，小姐們都在顫動。好比擺倫在街前走過，婦女都閉上大門，在窗眼裏偷看他的一樣。因

此米塞更寂寞更孤獨了。沒有一個女子認識他的天才，沒有一個女子同情他的命運。都同他隔絕，隔絕得如同兩個世界一樣。

「人生唯一的樂趣，便是求愛。愛情，只有牠是甜蜜的，是歡樂的，是人生真正的安慰。」米塞愈感到孤獨，就愈渴慕愛情。但是，一般女子都同他隔絕，他苦悶，寂寥。他眷戀他的最醜的老的表姐了。

唉！爲什麼人們叫我等這麼久！我渴極了。我要一個女人，我要得着愛情。我一定要娶我那表姐，雖說她是老的醜的。

但是，他的表姐，早就出嫁了。這個不幸的消息，家人一直瞞着他。他在四歲的時候，常同着她頑，到現在，找不着一個異性，使他彷徨，使他時常想起他那老而又醜的表姐。『在這世上，只有表姐認識我』，他竟這樣狂呼了。

米塞就在這苦悶之中，詩才大進了。在他的詩歌裏面，處處都有他的全靈魂的顫動，或憂或喜，時哭時笑。內心的情感和外界的感受，使他那種無定的心情

的波動，發出急緩高低不等的聲音。人們讀了他的作品，都能感到這個憂鬱的青年詩人，對於人生，對於世界的厭倦與失望的悲哀。然而又可看出無窮的熱情，含蘊在他作品的反面。自他發表了『少女們想什麼』以後，當時的人，都讚美他脫離了羅俄那一派，在詩壇上獨樹一幟。他的天才，藝術和憂鬱的個性，同時狂奔着，使他成爲瘋狂而又偉大的詩人了。

但是，米塞並不滿足，對於藝術並不滿足。他唯一的是渴慕女子，渴慕愛情。因爲他的生活，是那樣的乾枯無味。

三

女作家喬治桑(G. Sand)的名作『Valentino』打動了米塞的心。她的抒情的輕捷的文句，米塞只是讚美。他見了她的照片，又是那麼嫵媚的風姿。他戀慕她，他想和她會面。

他把他想和喬治桑做朋友的誠意，全都告訴了聖白夫，聖白夫是一個認識米

塞的詩才而又同情他命運的人。他願替他盡力。連忙跑到喬治桑的家裏，把米塞介紹給她，約定一個時間會面。喬治桑聽說米塞是一個瘋狂者，是一個玩弄女子的浪人。她不敢同他往來，當着聖白夫拒絕了。

「你放心吧！他實是一個最天真最可憐的人。他不是浪子，也不是狂人。你同他見面後，才知道他是一個可愛的人呢！你不要信外面的風說罷。」聖白夫這樣替米塞辯護了。

「我不能，我不能同一個狂人做朋友。」

「他不是狂人，真不是。你同他見見面，就會知道的。」

喬治桑終於是拒絕了。

米塞日夜在思慕她，但是沒有見面的機會。後來他知道她已經是男爵的夫人，並且還生了兩個小孩的時候，幾乎拔劍自殺了。他詛咒藝術，把詩稿都拋在火爐裏。

一個溫和的晚上，在兩世界雜誌社主人的家裏，有一個很大的宴會。會上的座客，都是當日的文人。主席布諾站起來替喬治桑與米塞介紹的時候，他們倆人都有點驚奇。

喬治桑那晚的衣服，穿得極其華麗，與照片上的裝束，完全不同。因此米塞沒有注意到，平日擾亂他的心神的她，就坐在他的身旁。他有這機會，暗暗地偷看她的有神的眼睛和白玉一般的臂膀。在酒的餘香裏，還偷偷地嗅着她的肉香。他迷了，他陶醉了。

米塞與喬治桑，就在這酒席上，談起話來。米塞的議論，使喬治桑驚奇。她覺得他的談話，是輕捷而又真實，舉止是天真而又不浮動。

——爲什麼要說是狂人與浪子呢？

喬治桑有點同情他的寂寞了。

就在那筵席上，米塞稱頌她的美貌，贊美她的天才。喬治桑也歎息他的身世

，勸他拋開醱酒與女人，把生命寄託到藝術上去。那晚短時的會面，他倆人的地心，深深地溶合了。

米塞走回家來，似乎發現了新生命。關上窗門，躺在沙發上，燃起一枝香煙，偏着頭在回憶喬治桑今夜給與他的微笑的面容。他滿足了，他要創造偉大的光明的未來。那時喬治桑二十九歲，米塞還只二十三歲。

相識不久，他倆竟成了不能離開的愛侶。米塞常用滑稽畫來象徵愛人的面貌，喬治桑會以她的愛人，做她的長篇小說裏面的主角。歡樂，甜蜜，談笑，歌唱，在他倆的生活，再找不着缺點了。從此在喬治桑住的那間小屋裏，時常看見他倆並坐的影子，時常聽見他倆歡樂的笑聲。

米塞再不感着悲傷和寂寞。他尊重愛人的話，此後要多創作一點詩歌。但是，提起筆來，什麼也寫不出。他驚奇，以前沉在心底要表現的那許多東西，現在都逃遁到什麼地方去了。

然而，他很滿足，他有了愛人。

他倆憎惡巴黎的繁雜，不能使他倆的心，在愛的波中，有一日的平靜。決定去，決定到意大利的亞得里亞的海邊去。

四

十二月的一個昏黑的夜裏，米塞同喬治桑離開巴黎，向意大利出發。他們這黑的途中，只感着光明與歡樂。

在旅途上，他倆看了許多美的山水，寫了許多美的新詩，行路的艱難，忘却了。

將近走了一個月，他倆到了目的地威尼斯，那時正是一月間一個昏黑的晚上。『美的威尼斯，美的亞得里亞海，到了。我倆睡在美的自然的懷裏，忘記這醜惡的人間』米塞抱着喬治桑的脖子，這樣狂呼着。

感了路上的風寒，受了車船的勞頓。喬治桑在威尼斯的第二天，就病臥在床

上了。威尼斯在意大利的東北，憑着亞得里亞海。四季的風雲，釀出各樣的奇景。米塞在那裏，一面忙於遊覽，一面忙於出席友人或團體的宴會。他想，喬治桑的病，不外是一點感冒，休息兩天，這病就會好的。

在她的病中，年輕貌美的醫生白凱洛，終日慇懃地看護她。一刻也不離開她的左右。米塞很安心，很滿意，白凱洛是這麼慇懃看護他愛人的病。他預備去買兩瓶美酒，去重重地謝他。

一禮拜後，喬治桑的病減輕了。但是她借着病的機會，每日去找年輕貌美的白凱洛。海邊塔下，常常有他倆同遊的情影。此後米塞和喬治桑無形地疏淡下來。米塞知道了，知道喬治桑同白凱洛發生了戀愛。

米塞的美滿的夢，就是在這風景絕佳的威尼斯，同着愛人過一點人間最貴的生活，在這滿足中，最要緊的，是寫出幾部驚人的作品。現在呢，美滿的夢醒了。到威尼斯還不滿一月，愛人被美貌的少年奪去了。

他受了失意的突然的刺激，幾度拔出劍來，想同白凱洛決鬥，但又沒有勇氣。他只好站在海邊，追懷擺倫死在希臘的偉大，悵望着茫茫的海水，想跳下去，消滅他這無味的餘生。再一聽到風聲浪聲，似乎他的心裏，還藏着許多詩歌，要迸出來的一樣。

從海邊跑回家來，又是一個昏海的晚上。喬治桑同白凱洛出去了，還沒有回來。他再不能忍耐了。拿起筆，在紙上寫了幾個大字，掛在喬治桑的照片上。

——愛情，你是可詛咒的狂魔，

人類的枷鎖。

就在那晚上，他戴着一顆受了損傷的心，離開意大利，回到巴黎去。那時正是一八三四年二月的一個晚上。

三月的一夜，米塞到了巴黎的故宅。渴望兒子歸來而致於重病的母親，她是歡樂，而又是悲痛。

——兒！怎麼你病到這樣了！憔悴到這樣了？同你到意大利去旅行的那個女子呢？

兒子在哭泣，母親也在哭泣，窗外的院子裏，有幾朵小花，在朦朧的月下，微微地動着。

五

米塞住在巴黎，他對於一切都絕望了。終日只借着美酒，來澆他胸中過去的失望的悲傷。有時獨自放聲痛哭，將他深處受了傷痕的情緒，盡量地噴出來。不這樣，他更苦悶，更憂鬱。

——讓牠們流着罷！

這些被一顆受傷的心引起來的淚珠，

牠們是寶貴的，

不要將牠們擦去，

好好地留在眼內，

將這過去遮蔽。

真的，他唯有哭泣，唯有眼淚，能洗去過去的傷痕。「這世界留與我享受的，就只有一些眼淚。」他時常這樣說。在那一年，他寫了一個劇本，題名不要玩弄愛情，但是他很不滿意。藝術在這世，總算是絕望了。愛情得不着滿足的人，誰也寫不出驚人的作品來，他想。

那年的八月，喬治桑同着美貌的白凱洛，雙雙地到了巴黎了。宴會席上，公園裏，常常有他倆親密的影子。有的在羨慕，有的在議論，有的在嫉妒。……

米塞更苦悶了。偶爾聽到友人談論喬治桑同白凱洛的情史的時候，他實在沒有熱力再活下去，但也沒有熱力，消滅這殘生。同情他的朋友，勸他對喬治桑忘情，勸他多創作一些東西。人生雖是短促微小，藝術畢竟是長遠而且偉大的。

米塞哭了！聽了朋友的話，他哭了。

——我是一個孤獨者，孤獨的生活在這世界。我看着熱烈的陽光，照在我們居住的地方，在這茫茫人海之中，我沒有一個朋友。我不知道什麼叫藝術。我只知道我的一切快要消滅。失了愛情，實沒有再執筆的勇氣。

他不願在巴黎，怕看見喬治桑同白凱洛，後來他單獨地逃往巴德(Bard)去了。

六

一八三五年的春天，喬治桑在一家小書店裏，會見了一個知道米塞的朋友，這朋友把米塞年來的情形，全部告訴了她。最後說：

——米塞爲了你，眼淚也快流盡了！

喬治桑那晚走回家來，心中感着無限的委屈與羞辱。平靜的心，陡然起了無邊的大浪。

——我要找米塞去，要找米塞去。

她寫了一封信，給白凱洛，說明他不得不離開他的苦衷，就在那晚上，她離

開巴黎了。那時雖是春天，然而是一個昏黑之夜。

喬治桑到巴德的前一天，米塞已回到巴黎了。於是喬治桑又回到巴黎來。在特別快車裏，她看見一張報紙上，載着白凱洛自殺的消息。她恐懼，然而又平安。米塞住在一間小樓上，常常有僕人拿進喬治桑的名片來。米塞感着人生的冷酷，他不願與他最愛的人見面。他每次都拒絕了，他含着淚，有時至於痛哭。

.....

時光過得快，這又是五月的一個晚上了。

米塞在外面散步回來，書房的燈光，比平日格外明亮。他剛坐在椅上，僕人走進來說；

下午有一位太太到了房裏，盒子裏留有她的一封信，

米塞拆開信封，一張白紙上，放有一束金黃色的頭髮。紙上寫着『喬治桑最後的贈品。』他滿身發起熱來，不知道從那裏來的眼淚，如急雨一般的落下。他

第一次體會女子的心，第一次感受到女子的柔情。

他連忙拭了淚漬，拿出稿紙，很快的在寫着，還沒有到晚上十一點鐘，他的哀歌五月之夜 (Canit de mai) 脫稿了。他以前所有的憂鬱的病態，和種種苦悶的心情，用着憤怒而又悠揚的音調，在這詩裏發揮盡了。

五月之夜竟成了米塞的絕作。這首短短的詩，一字一句，打動了法國的，不是打動了全世界的青年男女平日沉靜的心。

米塞呢！他以後再不追求什麼了。只是時時看那束金黃色的頭髮。

二八年四月二十四於無錫

弱者的心

花美子今年是八歲了。然而看去似乎是滿了十歲的孩子，高高的身材，對人的禮節，人事的了解，讀書的能力，普通一般的十歲的孩子，都比她不上。尤其是幫助她母親料理家事，簡直，就是一個大人。

人家聽着花美子這名字，會想到這女孩是美得如何的動人罷。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此，雖說美醜沒有什麼絕對的標準，可是，花美子的不美，凡是見過她的人都是如此說。她並不是那種不伶俐，不清潔的討厭的孩子。她的臉，無論何時，都是周正，光滑，清潔的，至於面貌的輪角，在普通的女孩子中，並不顯出她有什麼弱點，顴骨雖說稍稍高一點，因為襯着一個圓肥的下巴，和一個高高的鼻子，並也顯得自然了。至於那雙亮晶的眼睛，那一束長而又黑的頭髮，不僅在花美子個人，就是在一般的女孩子中，也很難得到那樣美的特點。更可愛的，還是她

那排整齊，細緻而又潔白的牙齒。

可是破壞花美子一切的美點，殘留一個無論在她自己或是令旁人看了都感着不快的痕跡的，是花美子的上嘴唇的正中，缺了一小塊。雖說只一小塊，她已受了莫大的損失，就因這小小的缺點，她全部的美貌都崩壞了。因此有許多老婆們，一談到花美子的時候，總是帶着同情的歎息說；

——實在是一個好孩子，可惜缺了嘴唇啊！

——七八歲的孩子，有那樣伶俐有那樣了解人事的，真是少見啊！

——要是她不缺嘴唇，真是一個完美的女孩子呢！

同情花美子的命運的，除了這些老婦人以外，凡是和她接近過的男子，至少在初次見着她，總沒有不歎息一兩聲的。『小小的她，就碰着這樣的不幸啊！』還有幾個住在她附近的中國留學生，竟因此而討論到她將來的戀愛，會發生如何可怕的影響。

花美子是一個生下來就缺了嘴唇的可憐的孩子。當時她的母親，知道女孩子有了這樣的缺點，是她一生的悲苦，兼以家用窮困，連自己也養不活的這樣年頭，添一個無用的孩子，更多一層煩累，因此，她的母親曾有幾次想把這孩子拋到海裏去的決心，後來還是受了丈夫的責備，才忍痛地養活她。

母親從她生下來，就不喜歡這孩子，一直到現在，除了呼叱的聲音以外，母親從沒有給過她笑臉，從沒有給過她溫柔的憐惜的母性愛。與其說花美子是依着母性愛而生長的，倒不如說，她是避開威嚴的強迫的母性，靠在父親的懷裏而長成的一隻可憐的小鳥。

父親對這孩子的熱愛，一是對於妻的態度的反動，其次是對於世上弱者的同情。由這兩點的結合，他感到他自己是花美子唯一的保護者。感到她在世上，除了他自己以外，再沒有第二個扶助她同情她的人。就是她的母親也沒有了解這孩子在世上是一個如何的不幸者。

花美子這名字，是父親費了許多心思才想出來的，因為她在小的時候，母親總是說她醜，總是說她討厭，父親氣極了，故意替她想出這個又美麗又吉祥的名字來。在當時父親的心裏，絕對沒有因這名字去褒她或是貶她的圖謀，不過後來，一般人因這名字的動人，而故意去審視她的面貌的人，倒是不少。

花美子從她知道人間有羞恥與悲傷以來，在她小小的靈魂裏，就充滿了深刻的羞恥與悲傷了。在她初覺到旁人都有圓滿的嘴唇，只有自己的缺了一塊的那一瞬間起，最初是懷疑，後來是羞恥，最後是由羞恥而陷到悲傷的深淵。她這種羞恥與悲傷，由她的年齡的增加，強烈地威迫着苦惱着她幼弱的心。

從她了解羞恥與悲傷以來，她的天真就失盡了。以前的笑臉，以前的跳躍，以前的一切活動的表徵，都消沉下去，一轉而變為一個終日沉默的可憐的孩子。六歲的時候，她才進學校，她初去的時候總想在幾百個同學裏，至少可找到一兩個像自己這樣的同伴來。但是，結果是失敗了。在那裏，爛了耳殼的也有，

壞了一隻眼睛的也有，塌了鼻子的也有，缺了嘴唇的，終只有花美子一人。

在學校的生活，花美子是感着痛苦的，上課的時候，只是低着頭，怕先生看她的嘴，下了課，在遊戲場裏，總是一個人遠遠地站着，望着一羣活潑的孩子，拍皮球的，打鞦韆的，捉迷藏的，跳的，跑的，笑的，唱的，那樣有趣的遊戲，除了羨慕以外，她不敢參加。就是偶一爲之，她也要等到那些同學散盡了，才一個人偷偷地走去，帶着驚奇與嘗試的態度，站在鞦韆架上，有時竟獨自露出寂寞的微笑來。

她在家裏，等到身旁沒有人的時候，就站到鏡旁去。自己做出種種的樣子來，總想能找出某一種姿式，稍稍能掩飾自己的缺點。有時閉着口，伸出舌尖來，抵住那缺了的地方，有時又緊閉着嘴唇，但是一合着口又現了兩個白的門牙來的時候，她又憤怒地用手去摸那兩個牙齒。有時用手指把上唇用力的抵緊，向鏡子裏望去，似乎再看不出什麼缺處來，但是把手一鬆，又還了原狀。她費了種種的

力，仍是找不出一點方法來的時候，她把鏡子一拋，倒在蓆子上哭了。

她這樣在鏡子前面的失望，也不知有多少次，自從她知道缺了嘴唇是一件不美的事以來，就時常避開家人的眼睛，在鏡子裏去描摹她的面目。但是，每次是使她失望，是使她悲哀，是使她厭惡那鏡子。

後來，不知怎的，她想出碰着人的時候，用手巾或是用衣袖掩着嘴唇的方法了。這方法，在花美子自己，或者認為很得意。因為有許多和她初見面的人，被她這樣瞞過去的，倒也不少。不過一些早已知道她缺了嘴唇的人，每見她這樣掩着口的時候，倒反容易留心到她那嘴唇的問題上去。這種心理，小小的花美子，不用說，是不了解的，因此，暫時用手巾掩着嘴唇的這法子，她是感着滿足了。

花美子雖說是孤寂，然而她也有兩個朋友。一個是豆腐店的秋子，今年也是八歲，還有一個，是叫做關太郎的九歲的男孩。關太郎的父親，是一個軍官，這孩子也身強力壯，生出一副英氣勃勃的面貌來。但是，他的性格，非常橫暴，同

他年齡不相上下的孩子們，受他的欺侮的事是很多。至於花美子呢！她本是討厭男孩子的，她同關太郎的結交，還是秋子的關係。秋子是一個從小就和花美子要好的。她們同住在一個山谷裏，從生下來到現在，已經有了八年。在這八年中心，她倆是相依着長大的。就是她兩家的父母，也都非常親切。

關太郎是兩年前，才搬到山谷來的新戶，因為秋子的母親和關太郎的母親在以前就認識的，因此在他們搬來沒有幾天，關太郎和秋子就做了很好的朋友了。

後來就因秋子的關係，他們三人成了很親切的同伴了。有了菓子，或是玩具，總是三人共着吃共石頭的事，他們三家的主人，看看都很歡喜。關太郎對於他的同伴，雖說是橫暴，然而在秋子的眼前老是低頭。這原故雖很難說，但關太郎橫暴的性格，一到秋子的跟前，就變成溫柔而又體貼的孩子，這是事實。至於花美子，關太郎本就不十分歡喜她，一碰着秋子不在跟前的時候，花美子被關太郎欺侮的事，這是常有的。但是秋子一來，總是幫着花美子反抗他，因此她稍稍感

到一點快慰。

可是，關太郎雖說有時欺侮過花美子，不過是奪她的玩具，或是把泥水洒在她的衣上這類小事，關於她的嘴唇，從沒有恥笑過。但是在花美子，時時刻刻只擔心這一點，因此每當他怒目而視的時候，她只好低下頭去，用力地將手巾捧着嘴唇，似乎除了這點以外，無論什麼地方，都禁得起侮辱，都受得住指摘。

花美子的父親，是一個種菜的人，他的房子，在山腰的樹下。門前都是菜地，菜地的右旁，有一個大池，池邊有一個小花園。這花園是他們三人每日集會之所，他們在這裏拍過皮球，踢過毽子，滾過鐵圈，頑過許多的遊戲，因為秋子的家，就在這家的對門，關太郎雖說稍稍遠一點，然而他是每天必要來找秋子的。秋子一見了他，定會拿着皮球去找花美子。

上學的時候，關太郎雖說比她們高兩班，仍是在一個學校。早晨誰先起來，總是背着書包，去找其餘的兩個。每每是三人同下山去，三人同上山來。不過，

在三人的友誼中，關太郎和秋子，確實另有一種特殊親切的痕跡。因這一點，花美子更現出來寂寞和呆癡的面貌。

花美子總怕人談到她的嘴唇，不僅她自己的，凡是嘴唇這兩個字，她都不愛聽。似乎她的自尊心，全繫在這兩個字上。她和關太郎遊戲或是談話的時候，時時提防他說出來，有時關太郎故意做着滑稽的樣子，把上嘴唇捲上鼻子尖去，惹得秋子笑的時候，花美子以為是在嘲笑她，在侮辱她，一個人生氣回去，也是常有的事。秋子知不知道她這種心情，還是一個疑問，在關太郎呢！他本是一種無意識的舉動，一時高興來，張着口，伸出舌頭，或是翻着眼睛，裝妖怪嚇人的事，這是男孩子們慣做的把戲。

在這兩年中，他們三人，就是這樣地同遊戲着。雖說有時也互吵着嘴，但是到第二天，就忘記了，仍是在一塊頑。這樣的過去，花美子今年是八歲了。

那是一個黃昏時候的事了。

仍在那小園裏，只有花美子和秋子在拍皮球。不知怎的，她倆因勝負的關係，先由吵嘴而打起架來，最後，那皮球被花美子拋在池中了。秋子急得大哭，正在罵花美子的時候，關太郎跑來了。

「怎麼了？秋子」關太郎執着秋子的手說；「花美子打我啊？我的皮球，她拋往池中去了。」

「花美子？」關太郎帶怒的問。

「她先打我。」花美子也在哭。

「誰先打你？」秋子見了關太郎得了勢的說。

關太郎似乎受了很大的侮辱，翻轉身去，握着花美子的手，用力一下，把她那條手巾扯掉了。

——你這缺嘴婆？你還打秋子不？

——缺了嘴唇的人，不要臉啊！

關太郎設法拾起那皮球，給了秋子，兩人輕輕地回家去了。花美子一人倒在石凳上哭泣。手巾落在草地上。

❧ ❧ ❧

秋子和關太郎，比以前更要好了，每天總是兩人唱着歌同下山去，晚邊唱着歌同上山來。

花美子呢！再不敢同他們頑了。在她的臉上，更添上一層冷寂而又呆癡的影子。

一九二九三月一日寫完

路上

在一條長遠的路上，有一個青年在前進。

路上有花草，有茅舍，有迷濛的煙雨，有清淡無比的月光。

青年頭也不回地在向前追。他不戀花草和茅舍，不愛煙雨和月光。他想尋求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他想走出這暗黑之路，頭也不回地在向前進。

路上長是黯淡，陰沉，遼遠，空虛……

青年有點彷徨了？他時時感着在「過去」的世界，沒有現在，更沒有未來。他現在站住，回望走過的路，是長遠無邊，望着未來，更是遼遠。現在的一剎那一剎那，都成了過去的路途了。

「我找什麼呢？」

青年反問自己了。他想起過去的事來，使他傷心，他犧牲了過去路上的歡樂

，往前面找更偉大的東西，不僅見不到光明的未來，連現在也捉不住，青年真有點傷感了。

一個小小的螢火，又打動了青年前進的心，他有了路燈，又提起腳步來向前
遺。

——還是走罷！我把一切的情緒，都深深地葬往過去青春的懷裏去，「過去」實在
是值不得回憶啊！

路上仍是黯淡，遼遠，陰沉，空虛……：

滿天的星光，都在閃爍。清淡的月色，佈滿了大地。小小的風，把密密的樹叢，吹在煙霧迷濛的夜色中微動。路的前面，走來一個面貌沮喪的女郎。她的美無法形容，在這路上的過客，大家都在讚美她。

青年同女郎，對視了一眼。青年仍低着頭前進，然而，女郎被這青年迷住了。「他是誰？他是我的生命。我要找的東西，誰料在這兒找着了。在這月色之下

，更顯出他的美質。看啊！他的臉色，爲什麼這樣蒼白？

青年雖瞟了這女郎幾眼，仍是默默地，在這夜色中前進，女郎已是愛着這青年了。

「在這夜的途上，你休息一刻罷。」女郎走近青年的身旁，說出這句話來。聲音又是溫和，又是清麗。

青年聽了這聲音，隨即抬起頭來，女郎已靠近他的身邊了。月下的美人，比燈下的美人，還要清麗。女子的靈魂美，在月下全現着了。

在這夜的途上，你休息一刻罷。——女郎又說了一句，聲音的顫動裏，聽出她的真誠來。

謝謝你。我不能休息，前面我要走的路程太遠了。你看，前面是多渺茫啊！

是的，前面永遠是渺茫的，我是在前面失望而回轉來的一人，你不要，再前進罷。你尊重你紅艷的青春，停住罷。夜鶯正在歌唱，月光是多麼清麗。在這樣

好的景色裏，我勸你休息一刻。前進是沒有什麼好處的，我在前面走了好幾年，仍然是一無所得，不知道終點在什麼地方，我想，恐怕從來就沒有人知道過。前面失望回來的人，一天一天地多了。

我不能就停住，無論如何，我要走進未來之門，我想，我不能跨進未來之門，我是弱者。

聽啊！夜鶯又在歌唱。你休息一刻罷。

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要管我的閒事。但是，你的好意，我是感謝的，尤其是你的真誠的態度，謝謝你，我不能休息，這時候。

請你恕我的唐突和愚暗，我現在是愛你了。我是這路上疲勞者的一個，也是這路上失望者的一個，今晚上遇見你，我的生命之火，又燃燒起來了，我永遠是愛你的。

青年聽了「戀愛」的話，他惶恐起來，他想，這東西，是阻礙前途的，一個人

不能戰勝愛情，便什麼事也沒有希望。奇怪，這個女子，竟當面說起相愛的話來，快走罷，快逃避這惡魔。

青年不聽夜鶯的歌聲，不留戀這月色，一切都不回顧，低着頭向前走。

女郎失望而哭泣了。但是，她並不絕望，在這路上，她在跟着青年前進。

冬天過去，春天又來了。枯草變了顏色，桃李樹都開出花來。一切都換了面孔，然而，接着又是夏天和秋天。

一年一年這樣的過去，桃李樹不知開了幾度花，大地上似乎仍沒有什麼變動。青年在前面走，女郎在後面跟着，沒有停止過。但是，青年從沒有回顧過這女郎，雖說女郎長是跟着他，愛他，爲他流眼淚。

一年年地過去，……………

女郎的淚流盡了，心田乾涸了，氣力消失了，再不能向前進，於是倒在路旁死了。青年不知道這件事，因爲他從來沒有回過頭。

路的前方，仍是遼遠。……

在一道小溪的旁面，青年住了脚。因為他感着無底的疲勞，想飲點清水解渴。

「噯喲！我的頭髮白了。我的青春，是什麼時候消逝去的啊！我不是青年了。」

他從溪水裏，照見自己的頭上，生了許多白髮，不由地這樣驚歎起來。

溪水潺潺地流着，幾尾小魚，無憂無慮地在水底遊動。青年站起來，無力的靠在一株大樹上。涼風在他的白髮上吹過，他感着一點寒冷。

路上仍是黯淡，陰沉，遼遠，空虛……

遼遠地在前面走來幾個人，都在歎氣。

「請問！你們從何處來的，現在到何處去。前面的路，還有多遠？」青年無力地問道。

「從何處來，到何處去？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在這路上進退，也不知度了多少歲月。至於前面的路，我們會抱過走到底的野心，但現在是失敗了。」

未來之門，你們走進沒有？

沒有望見過。

旅客們都回頭走了。剩着他一個人，站在樹旁，心中的空虛與寂寞，層層地充厚起來。偶然地回憶到往日那個愛他的女郎了。

她是多美，她是多溫和！現在她怎麼樣了呢？

他想回去，去找那個美麗的愛他的女郎，但是，腳已提不起來，滿身都是疲乏。他把手在唇邊親了一個吻，向過去的路上送去，寄給往日為對他流淚的人兒。

「未來之門」，他想這是絕望了。白髮畢竟奪去了青春，更奪去了生命，他終於死在這樹旁。樹枝上，常有大的烏鴉在歎息。

路上仍是黯淡，陰沉，遼遠，空虛……

四月七號

寫給新來的孩子

抬頭望見天際秋夜的月明，惆悵地惆悵地想念着遠寄在湘江之濱的孩子。孩子呀！可憐你剛滿三月，父母就同作分離，把你一個人，拋棄在旁人的籬下。今夜天使般地睡在搖籃裏，一縷月光照透你的白羅小帳的時候，在你小小的靈魂裏，可有懷念你父母的愁情？涼風從柳叢吹過，發出清微的息索的聲音來，似乎聽着孩子，無依地在哭泣了。

我不敢做你的父親，真的，我好比一隻江湖上的遊鳥。你是我真真的小友，我愛你那顆純淨的心。以前我也曾有過你這樣的純淨，你這樣的天真，你這樣的微笑，你這樣的愛嬌。現在呢！爭奪，虛偽，懶怠，哀情……：佔據了我的全部。我幾次想走回我的童心的原路，但一切都在阻止我的前進。名利與衣食，一天一天引我走進了惡魔社會的深淵。孩子！你看你的父親，是多卑鄙，然而又是

多可憐。

我也做過種種的夢，然而永遠在這些夢裏偷生，有時忽然醒來，感到夢境空幻的時候，不禁哭泣了。但是，哭泣以後，一身反覺得輕鬆，知道內部的愁情，都變作了淚水。

因此，我時時想哭泣，你的母親也想哭泣，有時，無言相對的同着哭泣了。

.....

現代的人類，現代的社會，只使人感到陰森，與畏懼。爭奪，殘殺，血水，頭顱，充滿了這世界。人類變了豺虎，社會就是屠場。藝術，愛情，以及人的心都金錢化了。孩子！你真可憐！正在這豺虎與屠場的今日，你來到人間了。

誰能否認這金錢呢？你的父母，也就是因為金錢，在人之前低頭。我們離開天真的你，把你一人遠拋在湘水之上，何嘗不是為的衣食，我與你母親年年的遠別，又何嘗不是為的錢呢？孩子！你可憐我們罷。

你好比一枝初春的嫩草，初在陽光中發出芽來。看呀！是多有生氣，又是多麼活動。充滿了人間獨有的力量，正在發展着。在你的心裏，無憂無慮地等着未來的到來。你忽而酣睡，忽而哭泣，吃飽了甜白的奶汁，又天使般地微笑了。孩子！你就是藝術。在你的哭泣與微笑裏，表現了純真而無一毫虛偽的悲苦與歡樂。有時我抱着你歌唱的時候，忘記了人間的苦悶，好一個粉白肥胖的臉上，現出一線笑紋來，兩隻圓大的眼珠，又是光亮。真好比在我的手裏，抱着一個名貴的雕刻。

「好一個孩子，獨逢着這樣的父母」。你母親說。

「怎樣可憐」。我問。

「孩子不是有衣穿有奶吃就了事，不在父母的溫情與愛意裏沐浴，不易養成一個活潑的孩子來。現在呢！他還剛滿三月，就胡亂地寄在人家裏，我們就離開他遠走了」。

我聽了她的話，似乎受了一場大責備，失去了自我的尊榮，臉上紅熱起來；

「女子有什麼希望，總是牽三掛四的。講革命的人，這樣兒兒女女的態度，有什麼希望，我不難過，在這樣的人間地獄裏，我只能管我個人，我是一個最可憐的人」。

我很心的說了這幾句，心裏更覺得感傷起來。孩子！卑污的自私的不負責任的父親，在你的面前等待你最後的審判了。你抬頭望望你母親的面龐，哎喲！她是多麼慘淡而又蒼白，兩隻眼角確實流出淚點了。我知道，她受了我的委屈，因為同情，愛惜可憐的孩子。

因此，我倆對坐沉默着，然而，天真的孩子，又動着薄唇微笑了。
孩子！你才是人間，你才是藝術！

雖說是春末，已是初夏的天氣了。

在太湖之濱的錫城，一個春末的深夜，風是息索地響着。庭院裏幾株黑影澹

濃的大樹，從幽靜中發出聲音來。那時，她——你母親——正睡在一間小上床，你在腹裏蠕蠕地微動，找着你新生的路途。她痛着展轉，哭泣，微呼，歎息，在無力的電燈底下，她的有光的淚珠，簌簌地流下。

伴着她的，只有我。我只感着孤單，驚懼，希望與慌忙。我只能祈禱，然而又不知道怎樣去安慰伊。用手去輕輕地摸撫的時候，我終於是哭了。

天啊！跳動得多厲害。我真不知道你生活的慾望的力，有那樣堅強。孩子！你為何冒着一切的危險，要衝到人間來呢？你若知道這人間變成了走獸的廣場的時候，你要失望罷，孩子。然而，我們也在活着，一天在忙碌地吃着飯穿着衣，生着孩子。可憐的，我們找不着我們的重心了。

我們寄居在太湖之濱的客地，幫助我們的，只有伸手要錢的醫生——把人命看作草芥的醫生，然而，我們仍要在他們的前面低頭。殷勤的幾次去請求，始慢慢地在睡夢中醒來。那時，你母親已痛得只能微呼了，

在暗黑的天際，忽現出一道紅光，庭院的樹枝上，一些小鳥吱喳地叫個不住。你就在這鳥語歡迎的聲裏下降到人間了。那時一縷紅焰的白光，照在窗簾上，我知道天已明了。

你一聲大哭，接着滿盆的鮮血沖下來，我看着禁不住在早風中寒顫了幾下，可憐的你母親的面龐，蒼白得沒有一點活人的氣色。我知道一個生物要在這世上生存，不經過血的呼號，血的奮鬥，是終會淘汰的。孩子，你戰勝了，你爬過了鮮紅的血路，到了人間的坦途。我慶祝你努力你的新生活。

但是，人間又不是那樣容易的。你生下來，就嚷着寒冷，就嚷着飢餓，雖說你有時是天使般的微笑，你的微笑，總掩不住你號哭的悲哀。我知道，你開始向萬物奮鬥了。

.....

在這萬惡的社會裏，我們永遠是流落。沒有固定的家庭，也沒有固定的職業

。孩子！我們怎能養你呢？我們明知你可憐，你孤單，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把你送回家去寄在旁人的籬下了。你母親總是歎息你的命運，然而也莫可如何。一面教書維持衣食，一面還要繫心於可憐的你。在她的腦中，充滿了事業心與責任心衝突的苦悶了。

我和她——你母親，都是人間的最孤單者，同樣的沒有父母，同樣的由自己的力量而奮鬥而讀書而生存而創造自我。我們共同着歡樂，有時又共同着哭泣。在這茫茫無邊的世上，唉！有誰知道我們的苦情，有誰知道我們的命運。現在呢！算又添了一個幼小的同伴者——你了。

這幾年來，我也常常寫東西，有時也可以換到有限的錢。我雖不能創造出偉大的作品來，但是我愛藝術，我願意在藝術的路上走。因此我愈覺得社會的污濁，人類的奸險，朋友也就一天天地少下去。旁人都在批評我孤高傲世，毒一般的冷箭，常對着我射來。孩子！你成人了，不要朝文學這條路走罷。這條路又長遠

，然而又窄狹。要到那一天，才可走進藝術之宮的前門，只是令人翹望，令人夢想。

你在腹裏的時候，曾遊過鐘聲塔影的西湖，曾望過甯波海邊的大浪，到過西施粧台的虎邱塔下，泛過波瀾壯闊的太湖。孩子！你走遍了江南的名勝，你應當吸取山水的精靈，成爲人間一個最美，最聰明，最活潑的孩子。

生下來後，你畢竟是乖，在你十天以後的睡眠中，常常在你小嘴的兩角，現出一縷無意識的笑容。真好比在一個又嫩又平的春池上面，輕輕地擲下一顆小的珍珠，生出一一些可愛而又嬌嫩的波紋來一樣。孩子！我即在心情苦悶的時候，我不禁的也發笑了。

人生的路途，是遼遠而又空虛，然而又有引誘的魔力。我們在這灰色的路上，徒步了不少的歲月，一無所得。這兩年來，政局的變動，把舊日的思想，不僅全部推翻，在新的思想中，又生出許多惡魔式的爭奪與殘殺。不料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以後的中國，一個人還得不到言論的自由。孩子，待你長成的時候，

不知中國又已變到怎樣了。

我與你母親，就在爭奪與殘殺中，逃出命來，偷生地結着婚，不料在今年，就生下你了。孩子！我們實在沒有養育你的能力，因為我們自己還是待人養育的孩子，我們與你不同的就是失去了童心，一天天地加厚所謂「人」的表皮罷了。在這金錢萬惡與勢利專橫的世上，我們真難以生存。所遇的是白眼，得着的總是侮辱與虛酬。你爲什麼來的呢！住高房的資本家不是多嗎？聲威赫赫的官吏不是多嗎？我不相信，像你一個這樣活潑的孩子，就不能走進官吏與資本家之門。孩子！你爲什麼定要這乖離死亡的環境裏來呢？我這樣問你，真是傷心而又苦悶。

然而，我又歡迎你這天真的友人，加入我們這寂寞的隊裏。我相信你是同情我們又是鼓勵我們的，你來了，好比荒蕪的野地，生出一枝淺草。我們都有了生氣，知道春天快到了。我們將努力，努力我能努力的事，因爲你。

你有最溫柔而又細緻的母親，你真幸福。我有這樣的妻，你有這樣的母親，都

是值得向人間驕傲的。因此我願向一切的惡勢力奮鬥，在這世上不畏苦地生活了。

孩子！你不要畏難一切都靠自己奮鬥。一個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創造自己，這才是偉大。不要假借外力，也不要希望外力來扶助自己。人就是因勞動與愛而生存的，你永遠記着這句話罷。

我兩歲死了父親，在小學還未畢業，母親也就死了。此後，我就流落。一個十二歲的孤兒，得不着人的扶助與指點，不落落嗎？不僅無人扶助，所謂伯叔們，都在覬覦我的一點有限的產業，因此都想謀害我，不希望我上進。我那幾年的生活，現在仍能記憶。

.....

騎一頭小小的黃牛，到山中去頑耍，同伴的都是年歲相上下的農家的孩子。我們有時採柴，有時割草，也有時把牛繫在樹上，赤着腳往淺的溪澗裏去捉魚蝦。忘記了人間，忘記了名利，悠閑自得的伴着那些無猜的孩子，度了幾年歡樂無

邊的歲月。

但是，我晚上走回家來，仍是溫讀母親在世教我的詩詞，於是我得着了興趣，我因此常持着笛子，在夕陽西下的山林裏，騎在牛背上，朗誦着『牧童歸去橫牛背，短笛無腔信口吹』的句子。我愈讀愈有味，望着明月，望着春花，也生出忒親憐己的情感，於是就模倣古文的句子，湊成不三不四的詩來。

那是十四歲那年除夕的事了。我在外祖母家裏過年，同着表兄們快樂地頑着。到了快要天明的時候，舅父要我們做兩句詩，做得好的賞兩個大的福壽團年餅。表兄們都是在外面學堂裏念書的，我也不怕，冒險地做了兩句；

雞聲怕聽今宵裏，

一歲年華此刻中；

意外的光榮，也是意外的喜悅，那晚的獎品，竟被我這個沒有讀書的孩子得着了。我快樂跳躍起來，舅母們又給我許多小菓子，表兄們都賭氣睡去了。

第二年的春天，我開始讀書了。我相信我同旁人一樣能讀書，同旁人一樣的應當讀書。從經濟艱難的困苦中，一直奮鬥到現在。我從沒有依靠過外人，也沒有向外人低過頭。我相信，現在更相信，完全用自己的力量，在艱難中去創造出來的東西，才是有意義的收穫。

我現在并未成功，我仍在艱難中奮鬥，在這灰色的人生之道上，找着我想要的東西。不過，我承認由自己的力，奮鬥所得的一點一滴，都是生命的結晶呀！孩子！新來的孩子！我希望你有父親的遺傳，能夠向惡勢力奮鬥，能夠用你自己的活力，創造你偉大的前程。

.....

今夜是中秋，一團清寒的月光，掛在一色無涯際的天上，我坐在窗前，在一叢秋柳的枝縫裏，望見流動的月色。孩子！你一人遠寄在湘江之濱，在你小小的靈魂裏，可有懷念我們的愁緒？你母親也遠在江北的城郭，可憐迢迢秋水，隔斷

了幾隻欲聚而不得聚的江濱的雁侶。

孩子！待你長大能讀這篇文字的時候，我們或者又不在人間了。這是很有意義的。你能在這篇裏，體會到我寫時的心境來，想你也就滿足了，然而我也滿足了！

新來的孩子！我羨慕你有生氣，更羨慕你有抵抗一切的活力，人間不缺的活力。

我不敢做你的父親，把你當作天真的友人，我愛你微笑時候的天真，更愛你那顆純淨的童心。孩子！你是未來的主人。

民國十七年中秋夜

出嫁

一

本來，南京也就是太荒涼太寂寞了。走到雨花台，雞鳴寺，望着淒淒的寒月，聽着蕭蕭的夜雨的時候，誰也要起衰敗消沉之感。兼之，現在的南京，又成了民意的首都了。

沒有壯麗的建築與寬大的馬路，是不配稱爲首都的。不要拿倫敦，巴黎，東京來比，就是先前的北京，比起現在的南京來，也要壯麗得堂皇得多。雖說免不了有衰敗之跡，然而他那種深沉的雄偉的意義，是在南京看不着的特徵。

並且，這次的國葬，又要在南京舉行，像這種嚴重的典禮，是得特別在場面上注意的，那樣南京狹窄的不潔的街道，當然有改建的必要。不要說，是慰安天上或地下的靈魂，也不要民衆對於這位偉人是如何地表示敬意，就專從拿向外國

的誇耀一下的那一點說，也得在外表上特別用點功夫。

執政當局，對於這件事，不用說是很重視的，就是市政府，也會開過幾次慎重的會議。最後的決案，是「在最近期間，尋一條寬十二丈的迎觀大道，在十二丈以內的房屋，不論公私，一律折盡。經費定一百六十萬元，……………」

秘書處照這樣議案的意義，出了一張佈告。大意是說明馬路的必修，並勸導在指定地點的居民，在一月內自動研究房屋拆除，與政府合作，共成大事。

第二天，這樣的佈告，滿貼在首都的壁上了。

人民有些在談論，有些在歡悅，有些在焦慮，也有些在哭泣的。最可憐的，是海陵門一帶的窮苦居民，都是束手無策，坐以待斃。

二

海陵門在南京，是比較偏僻的地方，矮小破爛的房屋，中間還雜着許多茅棚竹檻。居民的職業，大半是在輪船碼頭上販賣小貨的，雖也有幾家店子，大的是

鹽雜貨，小的是豆腐青菜攤，其餘的就是車夫苦力，和無職業者的住所。

這次新修的馬路的區域，海陵門正是起首的一段。據公安局第一次的通告，這一帶矮小的房子，須全部拆除，並且限定在一星期內就要動手。

這些破舊的房子，是這般貧苦居民唯一的產業，拆了以後，他們實在沒有力量再來建造。因此，他們開了一個居民聯合會，組織請願團，向政府陳述居民的困苦，請政府體諒民情，想一個救濟的辦法。

請願團在省政府，被持鎗以待如臨大敵的衛兵擋住了，隨後轉到市政府去。請願團的代表，費了許多周折，始走進了前門。不久出來了一個秘書，說：

——再不要往裏面去，有話就在這草場中說罷。市長今天有要事，不能會面。你們有什麼事，我可以替你們傳達。

居民們就擠擠地站在草場裏，雖說到了七月，熊熊的日光，射在人們的頭上，竟使人發昏。於是代表將這次請願的意義，對秘書說了。無論如何，要請政府

替貧民想一個辦法。

官氣十足的秘書，開始解釋這次修道的意義，慢慢的，不覺地雙足移上了最高一層的石塔，指手畫腳的對居民演說了。

——………………請大家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國民政府下的民衆。服從政府的命令是民衆的義務。現在革命成功，全國統一，戰事告終以後，正是建設開始的時候。本市政府，決沒有不顧全民衆利益的，而去作勞民傷財的事。這次的拆房屋，修馬路，都是經過詳細的討論，周密的計劃，非如此不可的。於總理，於首都的市政，於民衆的交通，都有重大的意義。請大家要了解這一層，並且更要請大家顧全政府的難處，官民合作，庶幾大事可成。你們今天的來意，我可傳達市長，但是，我可代表政府答覆你們一句話，就是你們想推翻政府或違抗政府的命令，是萬萬不行的事。明白一點說，就是房子是要拆，馬路是要修的………………

——胡說！滾！……………

秘書還未說完，在人叢中，發出突然的聲音來，於是大衆都附和着；

——我們的房子不能拆！

——先把我們送到洋房裏去！

——我們要見市長！

在這入聲嘈雜之中，秩序紛亂起來，秘書站在石堦上，有點茫然了。最後還是代表出來，把這場風雨鎮壓下去。

秘書見風勢轉了一下，就想因此收場。連忙在倉皇的狀態中，死勁地裝着平靜，畢竟耳根的兩旁，還是紅熱的。最後用力吸了一口氣，大聲的說：

——這樣鬧，就能達到你們的目的嗎？什麼事都是和平的好。今天你們的來意，我完全接受。明天市府會議，或者可以提出來討論。我想，政府方面總有一個辦法的。不早了，大家暫時回去休息罷。政府方面，總處處以民衆的

利益爲前提。

他說了這幾句，就向後面一轉，從側門進去了。不得已，代表們領着請願團，失望地走出門來。一個個的臉上，都晒得油光光的。

三

這次請願沒有得着具體的結果，一般居民，都感着非常的焦慮，有幾個猜三度四的人，說請願的人當場罵了市政府的秘書，一定有亂子來的。不是捕人去坐牢，恐怕就要放火燒房子。這樣的風說，一傳十，十傳百，弄得這一帶的居民，個個是提心吊胆，飽受虛驚！

在這些人們中，最孤單最可憐的，是豆腐店裏的張三姐。

張三姐本名桂英，因爲她第三，一般人就叫她作三姐。她有一個六十五歲的祖母，現在是瞎了眼，有幾年不能動了。她今年十八歲，母親在前四年因勞致疾，一病不起。有兩個姐姐，都嫁在省外，一個弟弟，今年才四歲半。

父親是一個打豆腐的能手，聽說三姐的祖父也是以打豆腐終身。兒子大了，繼承先父的遺志，仍是頂着父親那塊老牌子，一直混到如今。因為他的豆腐最嫩，然而又很結實。最妙的是他的豆腐皮，又薄又細，確實是有口皆碑。因此，他靠着這個小店，無憂無慮的能維持他的家庭。不幸的，就是三姐的母親，在四年前因為生產後，沒有休息，得了產後勞傷的重症，就此死了。

母親死後，三姐雖只十四歲，他担起母親的全部責任，照料店內的事務，扶持祖母，撫養弟弟，她全是一手擔當，有條不亂。她父親高興，不料自己有個這樣能幹的女兒。

講起三姐的面貌與性情來，又不像一個貧賤之家的女子。黑漆漆的頭髮，梳成一條烏雲般的馬尾般的辮子。兩眉道毛，是她特有的美點，濃黑的一綫，好比遠望處的兩線青山，映在白雲的天際，又是秀麗，又是調和。眼珠大而黑，有水一般的可愛的，就是烏雲遮蔽了明月，在遠遠的樹影裏，漏出的兩點被雨洗過

的星光一樣。一線紅薄的嘴唇，鑲在那幅嫩白而又豐潤的臉上，只覺得相宜。這樣寫來，恐怕有人在討厭了。總之，她是一個美麗有身分的女子。她的性情，是沉靜，溫和，充滿了富貴家庭的風味。

因此一雙無賴的少年，都在望夢三姐垂涎。還有一些有錢的大肚子，也正在想丟去有限的銀錢，佔有這朵含苞未放的鮮花。

三姐今年十八歲了，女子應當知道的事體，她都知道了。由她平日的接觸，她更了解社會上人類種種的陰謀，她最厭惡一般少年對她的假慇懃，她時時擔心她的忠實的父親，將被這些少年所玩弄。她平日望見那些擠眉弄眼的醜態，又不得不同他們虛偽的周旋，她苦痛得無可奈何的時候，常常一人躲着哭泣，悲歎自己的命運。

最可恨的，就是幾個和父親相識的有錢的大肚子，常常以勢利來引誘來威嚇，想把美貌的三姐，用幾個錢買去，置諸金屋，供一個人賞玩。近幾年三姐的年

齡，一年一年的大起來，這樣的事，也一天一天地多了。

聰明而又細微的三姐，真有點怨恨她自己的美貌。因這美貌，使她的家庭，自身以及大肚子和少年的生活，都感着動搖。他預想有不好的命運，將要阻礙她的前途。祖母的愛錢，父親的庸懦，家境的貧窮，弟弟的幼弱，都容易使她陷入悲苦的命運。

因此她常苦悶着而有時哭泣了。

然而她還是負着母親責任，日夜做着她應當做的事。

四

不幸的事，是離不開不幸的人的。三姐的父親，今年六月得了一場大病，一月來沒有起色，現在已是氣息奄奄，坐以待斃了。

因為父親患病，豆腐店關門已有一月了。瞎了眼睛的祖母，病重的父親，頑皮的弟弟，繁雜的家務，都靠三姐一人照料。起初還靠家裏一點積蓄來維持，一

月來，衣食藥費，漸漸的用空了。

父親的病，一天一天地重下去，可憐在少女的三姐的心靈裏，充滿了恐懼，希望，眼淚與悲哀。一面要安慰父親，一面還要東挪西措籌家中的用費。

開始還以平日一點情面，在幾家的相識的小店中，多多少少還能借幾文，漸漸地路都走盡了，最後是典當衣衫，或變賣家具。

當這窮困的時候，少年們與大肚子，乘興而起。有的想以小白臉來引誘，有的想以金錢來騙買。像正街米店王老板，就託人在她的祖母面前說，願出一百四十元作三姐的身價。

王老板是一個五十上下的闊人，大腹便便，一望而知爲是商場中的能手。一副肥胖的臉，圍得像糯米湯圓一樣，在日光下放光，幾根蒼老的鬚鬚，令人望過去，大有威風凜凜之感。他的老婆生了一個兒子，去年十六歲，今年二月，患梅毒死了。因此王老板得了妻子的同意，決定在最短期內納妾。

三姐是王老板最初賞識的，幾年來常常向她父親示意，父親雖不反對，然而也無可如何。三姐呢！她早已知道王老板是人面獸心，早已知道他的毒計。

這次因她父親病重，家計不能維持，王老板覺得這是一個絕妙的機會，如是託着媒人，願以一百四十元，把三姐買去。

瞎了眼的祖母聽說有百四十元，動心了。歡喜的對媒人說；

——我的桂英，真好比一株搖錢樹呢！

——這事全仗老太太一手做成，她父親病重，吃藥也要錢，總沒有意見罷。何況王老板又是他最相信得過的。

——是的，我覺得再好也沒有，一百四十元，恐怕還要加一點，今夜或是明天，我也得同她的父親談一談。

——話就談到這裏止，。價錢那是好商量的，王老板你們不是不知道，他是做大事不惜小費的人。

三姐知道王老板的陰謀，知道祖母與父親並不反對。她傷心起來，望着天哭泣了。

一百四十元：我值得一百四十元？祖母，父親弟弟都有飯吃了！

她痛哭了一場，又不能使父親和祖母知道她的悲苦。然而她死也不願意嫁給那個大腹便便的王老板。她想，萬一逼到窮途的時候，就同阿富逃走罷。

阿富是一個二十四歲的工人，他的性情面貌，都使三姐傾心，在這般追逐三姐的少年隊中，以阿富為最有望。

在三姐的初心，本想終身不嫁，服侍瞎了眼的祖母，幫助多病的父親，撫育年幼的弟弟，是她的終身的事業。

假如一定要問，「三姐的愛人是誰呢？」，那末可以說，阿富是打動她的心的男子。她並不追求富貴，她也不追求美貌。阿富的勤苦的勞動生活，她感着無限

的生氣，他的節儉，他的忠誠，他的舉動言笑，在三姐所認識的人們中，阿富打動了她的心。

然而三姐並沒有決心去愛他，雖說他幾次向她求愛。不過這次王老板的逼迫，她反想到她的救援者阿富了。

正在這父親病重，家用缺乏，王老板逼迫，阿富鐘情的時候，市政府拆房屋修馬路的告示，購滿了。剛剛他們這家豆腐店，首當其衝。

五

那天請願團回來報告，現沒有什麼結果，就是有辦法，房子仍是要拆的。三姐聽了這失望的消息，在萬分的焦慮中，然而又不能去告訴父親，因為他的病，一天一天地加重了。

——怎樣辦呢？天啊！瞎的，病的，老的，幼的，怎麼辦呢？我們最後剩了幾間破房子，也要拆去，我們真得餓死凍死了！

萬斤重的担子，擱在三姐的肩上。可憐這妙齡的女郎，如何能載得起呢？

那晚上，她足足哭了一夜。在她的淚光中，似乎望見一百四十個餅子，在那裏面旋轉，最後又恍惚見阿富在眼前招手。

第三天早晨，阿富送個信來，他聽見人說，市政府開了一個大會，討論對於窮民的辦法。說凡是窮苦的人，要自己寫個單子去，有多少人，有多少房子，詳細寫去，會有好處的。

三姐聽了阿富的話，覺得在絕望之中，還有一點微明之路。一面感謝阿富，一面走去告訴病重的父親。她想：「阿富畢竟是貼心的男子」。

不用說，三姐請求隔壁算命的張老人，替她開了一張詳細的單子，把她的貧困的家境，詳細地做了一張呈文。最後用哀求的口氣，請市長老爺大發慈悲，想一個辦法，不要空眼望着這幾個瞎的病的幼弱的小百姓，就這樣被逼迫而凍死，而餓死。雖說張老人的筆墨沒有紹興師爺那樣的鋒利，然而在這篇呈文裏，確實

盡其描摹刻畫的能事，是張老人生平最用心的一篇大作。他自己對三姐說，「這篇呈文上去，一定有好處的。這幾年寫的東西，以這篇爲最得意」。據旁人說，「人家就是請張老人寫封家信，他總要推三託四的，這次三姐請他做呈文，就笑嘻嘻的寫了這麼一大篇。恐怕那老東西，也在想吃天鵝肉罷。」張老人這人的性格，也是到老還是歡喜女子。去年偷看李大嫂上馬桶，打破了一邊眼鏡片的故事，是誰也知道的，因此，這次替三姐做了呈文，他們都這樣笑他了。

果然，過了幾天，市政府又出了一張佈告，裏面的大意，是這樣的。

自拆房屋修馬路的佈告張貼以後，即有請願團的事發生，近幾天又接着許多貧民訴苦的呈文，都是要政府替貧民設法。政府籌劃再三，覺得貧民的苦痛雖可同情，但一國的大政不可更改。現在磋商的結果，爲顧全民生計，凡真是赤貧無依者，每家由市府津貼五元，二元半爲現金，二元半爲二五庫券。從此次佈告後，市民不得再有異議。迎樞大道定下禮拜一舉行開工典禮。凡

指定須拆除的房屋，仰各處居民，自動拆除。不然，當由軍警代辦。

阿富倉忙地跑來，把這消息告訴了三姐。要她暫時去把那兩塊半錢領來再說。

『什麼叫庫券，你知道嗎？』三姐第一次聽說庫券這東西，因此，懷疑地問阿富了。

『我也弄不清楚，我想大概就是欠賬的意思，好比我欠了人家的錢，發一紙期票的一樣。要弄清楚，還是去問張老頭，他算命的人，是無書不讀的。』

阿富對於庫券這東西，也有點茫然，於是推張老頭以自代。

阿富要做工匆匆的走了，臨走時三姐給了他一個殷勤的謝意的笑臉，他很滿意。

三姐先到房裏，把這消息去告訴父親和祖母。勸他們暫時安心。自己走出門來，到張老頭的家裏去了。

張老頭望見了三姐姍姍地走來，笑容可掬地站起來，忙接着問長問短。

「你父親的病這兩天有點起色嗎？」

「體子弱，又沒有好調養，那裏能好。現在一天一天重下去，不過是等日子罷了」。

三姐在家庭忙亂的生活中，雖是心靈充滿了悲情，然而一天繁雜的生活，征服了她的全部。真沒有時間，讓她去悲歎自己的命運，讓她去流淚珠。今天偷閒走到張老頭家，見張老頭一問她父親的病，不禁傷感起來，說了兩句，不由的流出淚了。

張老頭畢竟是個老頭，見了三姐傷起心來，似乎也起了同情之感。滑柔而又細緻的勸了一頓，最後說：

「你也可憐，在旁人家裏，正是做小姐的時候。如今把你當個大人用，家境又不寬裕……你有什麼事，我能幫忙的時候，我是願盡力的，何況你父親還是我的老朋友。」

三姐見張老頭這片婆心，也感動了，於是把市政府出佈告的事告訴了他，又問他什麼叫做二五庫券。

張老頭有點愕然了。他算命的時候，二五兩字，雖說常常連用，庫券這東西，還沒有見過。獨獨碰着三姐詢問，若答不出來，似乎失了自己的尊榮。真的，他有點愕然了！

五個手指，在禿了頂的腦袋上，摸埋下巴下面的幾根短鬚。我們知道張老頭正在深思苦慮了。

——二五庫券這東西，我也是第一次聽說。就是在幼學或是四書上，也從沒有見這四個字連用過。我想這大概是欠賬的意思，他既明說兩塊半是現金，自然那兩塊半是期票了。

——是的，阿富也這樣說。

——阿富那孩子，倒也聰明。

於是三姐請張老頭寫了一張領單，預備到市政府去，出門時，張老頭子笑嘻嘻地送至門外

六

一禮拜後，三姐從市政府領來的錢又用盡了，父親的病，比以前更加沉重下去，日夜暈在床上呻吟，早已不能下床行走了。

這兩天拆房屋的事，鬧得天翻地覆，這裏一叢，那裏一堆，都在聚着談這件事，有一些無房屋的浪人，專門在外面探消息，回來在朋友面前指三畫四地亂吹。

有的說雜貨店不肯拆屋，把房主人捕去坐監了，有的說王家酒舖的小老板，被一瓦打破了腦袋，登時倒在地下死了。有的說某公館的小姐，被青年的武裝同志，摸了奶子，又有的說李四的茅屋，是消防隊鉤倒的。……：……：……：這類的事，他們都高聲地談論着，一般居民，比以前更驚恐了。

『怎麼辦呢？飯也沒有吃，房子又要拆了，父親暈着不能起床，祖母瞎了眼

又不能行動。怎麼辦呢？」三姐聽了外面緊急的可怕的風聲，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好一人流淚。

阿富很急地跑來，說市政府又出了佈告，從後天起，就要動手拆海陵門附近的房子，要三姐早些預備，免得臨時受軍警的奚落。他又舉了許多的事實，說某家某公館的小姐丫頭都受了兵士們的侮辱。

「教我如何呢？阿富你不知道我的境遇嗎？我一個人去討飯也餓不死，你看老的病的，又這一大堆。教我如何呢？以前沒有飯吃，還有住的地方，現在呢？我真要逼死了」。

阿富只能給三姐以同情，精神上以力量。講到物質上的幫助，他自己也是一個赤貧的工人。因此，他聽到三姐的話，他恨他為什麼不是資本家的兒子。

「你同我走不行嗎？」

「我不能。阿富，你的心我全知道，我真的歡喜你，但是，我不能同你走」。

「你的祖母與父親，市政府一定要想辦法的，你走了脫了這個羅網」

「我知道我是死在這個羅網裏的啊！阿富，可憐你沒有錢，你只要有了錢能安插我的祖母和父親的時候，我就是你的了。我真不敢想啊？我一定要到那個不願去的地方去了」。

阿富似乎失去自尊心的一樣，臉部氣出紅熱來。覺得自己沒有錢，真不配去愛一個女子。然而，他又不能讓這個他愛而又愛他的三姐，眼望着被旁人奪去。

他憤憤地跑回家去，他下了決心，要想一個辦法，去救他的三姐。萬一到無可奈何的時候，情願與三姐同死不願讓她走向別人的懷抱裏去。

他想，現在只要有五十塊錢，就可以暫時安頓她這家庭，使她逃過這緊急的關口，因為有了錢，就可以找兩間矮小的房子，維持幾月的家用了。

但是，錢在那裏呢？自己拚命地作工，一個老娘還養不活，加之上年病了幾月，欠的債到現在還沒有還清。好意事再向旁人開口嗎？阿富望着天空無法可辦

的時候，恨不得就拿着尖刀，去把他隔壁住的富翁趙二老爺殺死，他的周太太也不能赦她，因為她的手上，有一對放亮的金釧。

然而，阿富一時又沒有這勇氣，只好徘徊，歎息，終於躺在床上，做了許多的惡夢。

七

王老板探聽三姐家裏，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兼以父親病重，房屋又要拆除。他想，機會到了。於是找着同三姐的祖母脾味相合的楊師母，去同他們談判。

楊師母是一個尖嘴婦人，那晚走去，剛巧三姐不在家，一直找她瞎眼的祖母，起首寒暄了幾句，慢慢地就談到本題。她那張利嘴，又圓滑，又尖利說王老板是一個有福有祿的人，說三姐不是去做小老婆，說嫁去了你們就有飯吃，就有屋住，又說貧賤的女子是不容易嫁給有錢的人的，最後又說，三姐的年齡也大了，關在家裏進出的人這樣多，免得偷花惹草的，……這一段話，把她祖母說得

眼笑眉開，連連稱是。

祖母摸到病了兒子的房裏，楊師母也跟着進去。把這事又詳細地談了一遍，徵求他的同意。他不能說話，只點頭。楊師母會了意，連忙對祖母說，「他很高興呢。」於是就把條件議妥了。

一 三姐的身價，爲一百五十元。

二 祖母由王老板送到養老院去。

三 三姐的弟弟，跟着父親住，一百五十元作爲父親的醫藥費與弟弟的家用。

四 錢交齊後，即將三姐接去。

.....

楊師母很得意地走回家去，臨行時，又囑付她的祖母，候三姐回來以後，要好好的向她說明，免得臨時發生變故。

祖母應允了。

不久，三姐在外面借米回來，滿臉的愁情，又是慘淡，又是憔悴，兩隻眼角裏，淚水總是不乾。滿頭的髮，蓬鬆亂挽，愈顯得頹唐。她走進房望見父親的模樣，更加傷感起來。

——唉！死在房屋裏的命也沒有啊！

祖母，父親，女兒聚在一塊，談論王老板要娶三姐的事了。祖母極力的玉成這件事，父親總是點頭，總是哭泣。

被萬種愁情圍繞着幼弱的心是三姐，被逼得無路可走了。

『等一刻，我想一想罷』。

三姐說了這句，自己跑到牆外去。這時一輪寒月，正照在破院子裏，弟弟的軒聲，在墻下蟋蟀的聲音裏，還隱約的可以聽見。

——爲我一個人嗎？那自然是跟着阿富去。爸爸呢？祖母呢？弟弟呢？吊死嗎？……世上總沒有比王老板還要可恨還要陰毒的人罷？同着這類惡人住，不如

自殺，不如討飯。……

世上的事，精神上最苦痛的，是失了愛情，而又要歸到自己不愛的人的懷抱裏去。這種苦痛，任你如何，也沒有法擺開。望着是黑水的深淵，硬要忍着痛一步步地走下去。癡三姐就正是朝這黑淵步行的時候。

——阿富實在是一個可愛的男子，他的樂於勞働生活，他的性情，他的相貌，都能使我心醉。唉！他爲什麼沒有錢？

三姐望着明月，又在追想阿富的相貌與言行了。若同在面前，會抱着接吻罷。
——我的心，我的心要碎了。

三姐望着月光，竟流下淚來。

……

她忽然很高興地走進房去，對祖母和父親說，——我想了一下，這事很好，就這麼辦罷。

八

等三天早晨，六個警兵來拆三姐的房子的時候，剛剛她父親落氣。畢竟這是張老頭肯幫忙，對警兵說了許多好話，才允許下午一點鐘再來。

父親死了，什麼也沒有預備。當時由三姐親自去找張老頭的大媳婦，在王老板那裏，取了五十元來做葬費。王老板說，

——今夜我再送一百元來，就把三姐接去。

恐怕就是第二天罷。四個工人抬一具白棺材，慢慢地走出城去。秋意蕭蕭的樹林，都在風裏發出聲來。

後面有一個五歲的孩子，坐在黃包車裏，並沒有看見三姐。阿富呢！聽說前天，從牆上爬到隔壁趙公館，去偷晒在院子裏的皮襖，被捉到警察局去了。

十七年十月八號

白日的夢

一 犧牲者

雖說到了春天，還感着一絲絲的寒意。院裏幾株低樹，仍然沒有發出青芽來。赤着身子，在風中顫。

樹下的草，似乎也沒有得到春的消息。顏色仍是天空的顏色。可驚的，窗外桃樹上最高的二枝，開着兩朵花。淡紅色的花，像在微笑着。我想，這是新時代的奮鬥者。

一夜大風雨，早晨又是晴天。我立在窗前，桃樹上的花，沒有蹤跡了，連地上也找不出一點影子。

『何處去了呢？』我微微的有點傷感。

新舊時代爭鬥起來，悲劇是免不了的事。可憐這兩朵先覺的花，竟做了新時

代的犧牲者。

桃樹仍在窗旁活着，枝上滿了後繼的花蕾。隔壁的牆頭，還有一株李樹，一株玉蘭，都很有生氣。在蕩漾的春風裏搖曳起來，好像活潑的孩子。他們都在掙扎着，奮鬥着，同情這新時代的犧牲者。

.....

春已深了！

院裏的高樹和低樹，都發出青的小葉來。樹下的草，也在轉嫩綠的顏色。但是深紅的桃花，白的李花和玉蘭，都在狂笑，驕傲，爭奪。.....

舊時代於是就沒落了。

新時代的犧牲呢？以後沒有人問過。

二八年三月廿五。

二 白日的夢

把眼睛閉着，在另一世界走動。

這裏有丁香，有玫瑰，有湘妃竹，也有紫羅蘭。又看見青青的三葉草，黃的蒲公英花。

似乎又到了深山，參天的古樹，險峻的高崖。終日是烟霧迷濛，不見天日。只看見虎的爪，狼的牙，獅子的眼睛，象的鼻子。

過了郊原，過了深山，隱約的聽到清弦細管的聲音了。於是，就順着這聲音走去。

許多妓女，裸體站在門口，兩手在問行人索錢，臉上現着微笑。

又看見許多青年——男的或女的——在身旁走過。攢眉弄眼的正在高講着靈的戀愛。一雙雙地肩擦着肩，腿揩着腿。臉上也現着微笑。

土匪抽開大刀，斫下資本家的頭，一個血淋淋的頭，土匪的眼裏，發出火光

來，最後把那個頭，踢了一腳。

.....

這世界似乎是沙漠，駱駝格外的多；似乎又是無邊的大海，遠遠的望見幾隻白鷗；似乎又是天堂，有許多天使在歌唱；似乎又是地獄，有許多牛頭馬面的怪物。

沒有太陽，沒有星星，但是很光明。可以看見裸體的妓女，可以看見抽大刀的土匪，可以看見虛偽的微笑的青年，可以看見叩頭的人們。

駱駝，白鷗，天使，怪物，都在點頭。

這世界沒有未來，也沒有過去。

.....

我開着眼睛，太陽照到窗前，一切都很安靜，一切都很平和，一切都在微笑

這世界蓋一層薄膜，罪惡，虛偽，殘暴，爭奪，都被這薄膜遮住了。一切的人們，都在得意地狂舞着——在白日的夢裏。

二八年三月廿八

三 爭奪

一隻白狗在前面跑，後面跟一隻黃狗，又一隻黃狗。白狗是雌的，黃狗是雄的。

雪花滿地，樹枝都在發顫，有一些小雀子，在簷下縮着頭。路上都是冰，凍着。

又一隻白狗在前面跑，後面跟兩隻黑狗。白狗是雄的，黑狗是雌的。

他們在追，在躲，在獻媚，在留情，在雪地上。

遠遠地來了幾個人，有年老者，有青年夫婦，有流浪的詩人。

老者一眼瞥見這把戲，頓時板起面孔來，歎了一口氣；

——這些畜生，玷污了這潔白的大地。

老者搖搖頭，慢慢地低着頭走過去。青年夫婦，隔遠望着就笑了。在地下拾起一片大石，預備投去。

詩人在後面非常着急，想起耶穌的話來；

——誰沒有罪，誰就用石子打他。

但是，這青年投的大石，畢竟落在一隻白狗的身上。白狗叫了幾聲，昂着頭走了。其餘的狗，仍在後面跟着。

詩人走回家來，微微的感着心靈的波動。在日記本上，寫着下面的話；

在一切情慾之中，使內部的生命，感着肉迫的搖動的，是性慾的煩惱。本能中最危險的生活的威脅，也就是性的本能。男性與女性的結合，是宿命的死的循環的舞蹈。性的爭奪，成就了性的悲喜劇。許多大作家，就以這爭奪為

基礎，創造出偉大的作品來。

三月三十

四 車上的人

火車正在進行，煤烟在天空劃成一條直線，濃，淡，而至於沒有了。

這時正是春天，兩邊的田野和山林，青綠得可愛。遠處的尖塔，好像也在移動的一樣。

車開得正快。我坐在人叢中，昏悶得喘不轉氣來。連忙放開窗子，取出一本小說來讀。小販的喊聲，車聲，談話聲，再加以香烟的惡氣，便所裏的穢氣，鬧得薰得，使我的注意不能集中，只好又攔起書本，靠着窗棚，閉着眼睛靜坐着。一陣小風吹來，頭部微微地感着有些昏疼。

那頭車廂的門，拍的響了一聲。我開着眼睛，看見四個背着鎗的憲兵，兩個

帶金邊帽子的剪票員。憲兵同剪票員，都很神氣。

在我座旁的乘客，從前我一點也沒有注意。這時，我的右邊，忽然站起了一個人，輕巧的走到便所裏去了。進去以後，很用力的關緊了門。

我立刻知道了，這人一定是沒有車票，想在便所裏躲過這難關。車上這多人，恐怕只有我知道他的秘密。我可憐他，我慶祝他的成功。希望威風凜凜的剪票員，輕輕地快些過去。

兩個金邊帽子同四桿槍，分作兩排，逼近了我這方。我一面在皮夾裏抽出車票來，一面在担心便所裏的人。

因為，我同情這弱者。

一個團臉的剪票員，似乎知道什麼似的，很快的走近便所，用力的一下，門開了。那個人終於慢慢地走出門來。

車票，車票，快點！

沒……有。

天啊！多麼慘白，又是多麼畏縮。這個弱者站在許多人的眼前，顫顫地說不出話。我在這時，乘機把這個人，飽看了一眼。客人穿的都是皮袍，他連長衣也沒有。褲子是單的，在短衣的腰部，纏着一條黑布帶。長的頭髮捲着，眼睛沒有神光，臉上沒有一點活人的氣色。……

沒有？沒有，不要坐車。

先生！我沒有錢。

沒有錢，誰叫你上車。補票，到什麼地方？

先生！我有三天沒吃飯了。

誰管你吃沒有吃飯，坐了車是要錢的。

我沒有錢，沒有錢！

車上的客人，都把這個囚徒，當作把戲看，有的在罵，有的在笑，也有在歎

息中國的失業人太多的。但是沒有一個同情者。

弱者被這些眼光，看得發熱起來，慘白乾枯的臉上，忽然泛起了紅暈。他真愧得無地自容，牙齒格格地上下碰着。四桿槍圍着他，似乎他是一個重犯。外來的壓迫過甚的時候，他竟無話可說，在他貧窮的愚暗的眼角裏，滴下幾點淚來，頭也低下了。

你哭？哭也是要錢的。

.....

忽然有一個客人，門口問一句；

你是做什麼事的。

——我是一個工人，工廠停了，我們找不着工做。那時身上還有十幾塊錢，後來得了一場大病，差一點死了。錢用盡了，工也找不着，這次想回家去，把衣服行李當盡了，付了船錢，現在又沒有車費了。

一個老頭笑嘻嘻地說；

——你們這般東西，也有今日。罷工的時候，是不顧旁人的死活的。

剪票員知道他沒有補票希望，氣憤憤地在他的面上，拍的就是一巴掌。他朝後倒退了幾步，靠在便所的門上，閉着眼睛，等第二巴掌的到來。

金邊帽子四桿槍，整齊地過去了。不知道那一個的口裏，發出一些聲音。

雜種，沒有錢，想坐特別快車。等到蘇州的時候，把他趕下去。

車客恢復了原狀，都在談笑，車正在進行，兩旁的青楊柳，向後面一排排地倒去。

我不敢再看那弱者，靠着窗棚，閉着眼睛靜坐着。一陣小風吹來，頭部微微地感着有些昏疼。不久，我睡去了，我慶祝我的平和。

被汽笛的聲音喚醒，車又從蘇州開了。弱者呢？再也看着他的形影。

無邊的大地，滿了無邊的春色。

二八年四月十五

五 她的銅像

一

從日本海吹來的風，破了東京灣的平靜。小小的浪峯，吻着灣畔的石蘆，奏着神秘的海曲。一縷生命短促的斜陽，已落在富士山的腰上。低飛的白鳥，旋轉的漁舟，似正在尋找他們的歸宿。一陣陣的寒鴉，度過廣的灣畔。天際的西方，掛有數片明潔的紅霞。在遠遠的山外，傳來一兩聲晚角的哀鳴。有幾家小屋的烟突裏，噴出悠悠不斷的炊烟。西方的紅霞，漸漸變到清淡的顏色。

黃昏又快到人間了。

灣畔左旁的廣場中，立有一個美麗的少女銅像。在她莊嚴的面龐，更易惹起遊人的敬意。她永遠站在東京灣畔，天天望着太陽，照耀着她的祖國。她的事業

，給了人們許多暗示。她的靈魂、也是永遠向人間呼喊的罷。

——我們生在日本是光榮的，

我們要爲日本而死。

這樣死時的壯語，讀了誰不感動呢！

一羣一羣的遊人，不斷地在像旁來去。日本的男女不用說，就是外國的遊人，也都讚美她的熱忱與英勇。尤其是在這夕陽無限好的黃昏時候，更易引起遊客的悲情。涼風海浪，永奏着勝利之歌。美麗的女像，微笑着接受遊人的巡禮。日月是無窮的，她的勝利，她的精神的勝利，也是無窮的罷。

遊人不斷地過去，黃昏已到人間了。

二

她本是大阪人，三歲時死了父母，跟着叔父，在東京長大。小的時候，即歡喜音樂跳舞。她那嫵娜的舞態，動人的歌聲，爲一般人所迷戀。當時的歌場舞榭

，少不了她的足跡。

她在二十歲的那一年，無意中同一個俄國的領事，發生了戀愛。畢竟是愛情戰勝了一切，這位東洋嬌弱的女兒，做了俄人的盟伴了。

他們結婚以後，又在東京同居了三年。等到富貴而歸俄羅斯的時候，大的小孩，已兩歲了。在莫斯科的旅居，她的丈夫，恐怕她感到異國的離愁，格外慇懃，格外體諒。他倆的生活，是幸福的，是浸在愛情中的幸福。

日俄戰事的發生，兩國的健兒，都起了以死救國的熱狂。在愛情與國事的衝突中，使她格外感着悲痛。她抱着不滿週歲的幼兒，望着祖國的雲烟，曾已下了不少的鄉愁的眼淚。生與死，明與暗，矛盾，懷疑，以及種種的爭鬥，充滿了她的心。她一想到丈夫，一想到兒女，更感着傷感。

——應忠於愛情呢？還是應忠於國事？

她這樣反問自己了。然而，她不能自解，真不能自解，因此，她終於是哭泣

了。

俄兵已全部出動了。她的丈夫，因為做過日本領事，熟悉日本的內情，政府這次委了他做前敵總司令。在他自己雖惶恐的感着這次責任的重大，平日以「忠貞自許」的他，還是很勇敢地携着妻兒出發了。

已到了前敵，總攻擊期不遠了。在那一晚上，前敵司令，召集了一個最高的軍事會議，磋商這次進軍的路程，最後決定了一張秘密的軍事地圖。

就在那晚的夜半，她再也忍耐不住。披衣下床，在丈夫枕着的枕頭底下，偷出那張地圖，密藏在自己衣袋裏。拋棄兒女，拋棄丈夫，乘當夜的月色，逃出了俄地的營防。第四天的晚上，她度過了日本海，把那張地圖，慎重地獻給她祖國的陸軍大臣了。

前敵司令失了地圖，失了妻子，知道了這事的隱情。恐受當局責罰他不慎的罪，因此也不敢聲張。一切軍事的進行，仍照原定的計劃。

波羅的海出動的艦隊，還在印度洋中，就沉沒了。北部的俄國陸軍，也敗退了。全日本國人，瘋狂一般地在慶祝他們的勝利。一般人都都在誇軍隊與槍彈。

三

在這種勝利的瘋狂中，就是老者小者，也在歡躍。她，她在苦悶了。

他忘不了三個孤寂無依的幼兒，忘不了她永遠愛的丈夫，忘不了第二故鄉俄羅斯。

——回去罷！回俄羅斯去罷。

她有時望着月光，對着海浪，這樣呼喊。然而又不能回去。日本人知道她的故事的，正在讚美她的忠貞與節義。

——唉！我做了祖國的忠臣，我做了愛情的叛女。我苦悶啊！我苦悶啊！

祖國不能離開，丈夫兒女又不能忘記，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最後她自殺了。

全國人都知道這件事情，個個人都讚美她，羨慕她。她的銅像，於是乎立在東京灣畔了。

她站在東京灣畔，天天望着太陽，照着她的祖國。她的精神，永遠存在人間不東死

春夏秋冬，就是這樣連續地過去，東京灣裏的水，時時發出浪花來。傍晚常有幾隻白鷗，在銅像之旁旋轉。

一九二七年七月一號

六 病貓

趙媽在她的對門村莊裏王太太家裏繹米回來的時候，在黃昏山色中的樹旁的草地上，看見躺着一隻病貓，殘喘的氣息，微微的嘶聲，無神的眼睛，捲縮的弱軀，却是表示牠那微微的生命，在不久的時間裏，就要與世長辭。

善心慈意的趙媽，看見了這隻病貓，不覺的起了一陣憐念。把米放在地上，慢慢地把這隻病貓，輕輕地抱在懷裏，再左手提起米，一步一步踱起回去。

趙媽到了家裏，把這隻病貓，放在寢室的東北角上的草籃裏面，靠着這個草籃，正有一個小竹籠，裏面有兩個小小的雞雛。

趙媽很愛這個病貓，天天晚晚總是經心經意的調護牠，她又怕她的兒子，雲兒雪兒——擾牠，她告訴她的兒子，說這個病貓診好了，有很大的用處，第一可以捕鼠，第二可以看守雞雛，因為飛鷹是怕貓的。

雲兒和雪兒聽了他母親的話，格外的加意護衛這隻病貓。他們又怕家裏的黑狗咬牠，他們只好把這黑狗，監禁到廁所後面的空房裏面。

病貓經趙媽的調護，一天一天的復原起來了，在第四天的上午，曾吃了半碗殘飯和一隻小魚，第五天簡直可以行動自由了。雪兒和雲兒都歡喜到了極點，要求他們的母親，釋放這隻重病初愈的貓的自由，趙媽竟然允許了。

第七天的下午，雲兒送飯給病貓吃的時候，貓不見了，房子裏面都找遍了，沒有一點形影，隔壁家裏問盡了，也都沒有看見。

雲兒和雪兒因為失了他倆的愛貓，都哭起來，他倆的母親到房裏來看的時候，那個小竹籠的兩個雞雛，大的咬傷了，小的不見了，只見籠子的旁邊有幾枚雞毛，和幾點鮮紅的血漬。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

七 新時代

人物

父親，女兒，天使們。

舞台

在花園的茶亭。

時間地點不明。

幕開，父親同女兒談話，相隔稍遠。

父親 你這次的事無論如何，是不行的。你要知道父親在社會上的地位。你這麼一來，把我們的門楣玷辱盡了。

女兒 我不懂社會上的地位，也不懂門楣與家風。這種地位與門楣的支配階級，是怎樣產生的，我根本就要反對。我們都是一個人，一切都該平等。尤其是在愛情裏面，不該分出階級來。我這次的事，父親是不能干涉的。我同什麼人戀愛，這都是我絕對的自由。

父親 你的絕對的自由？我不能干涉？你長成了一個人，就到父親的跟前來示威，我看這也算不得是女英雄。

女兒 我不是示威，也不在任何人的跟前示威，我是一個人，先要爭回我一個人的權利。父親，一個人連戀愛自由權，也被人剝奪盡了，還算一個完人嗎？

父親 我不知道「自由」，父親的話是對的。

女兒（怒意）是對的，父親討三個姨太太，也是對的罷。

父親（大怒，站起。）你干涉我討姨太太？

女兒 我不是干涉，我到現在，才知道，父親什麼都是對的，女兒什麼都是不對的。

父親 你少說兩句，這次的事，無論如何，是不行的。

女兒 我可以不要父親，不能不愛我的愛人！

父親（怒）什麼？你這淫婦，不要父親？

女兒 父親罵女兒做淫婦，你根本就沒有把女兒當女兒，自己也不尊重自己。（

大聲）這樣的父親，我是不需要的。

父親 你媽的，滾出去。

女兒 你嘴裏說些什麼？罵我嗎？我一點也不難過，句句在反罵你呢？

父親（氣得發顫）淫婦，淫婦。

女兒 你這樣毒口罵人，我對你不起。

父親（在地上拾一石片）罵了你，怎麼樣？老子要你的命，這樣的賤女子，不打死有什麼用處？

（父親以石投女兒。女兒亦取茶杯向父親擊去。中頭部，父親倒地。）

女兒 我打死這種東西，好比打死一個怪物一樣。我不悲傷，真不悲傷，我是勝利了。

（女兒下，天使一羣着白衣，執鮮花跳舞上。）

天使們（唱）

惡魔之魂，

看起他正在灰色的空中逃遁。

東方一線白光，

上升着，那是黎明。

我們要歌唱，執着羣花歌唱，

歡迎這新時代，

——新時代的象徵。

二八年四月十四

枇杷巷 (獨幕劇)

人物

蔡錫，三十五。

筱鳳仙，十八，稍通文字，雲吉班的妓女。

張婆，五十二，鴛母。

楊湘，十四，鳳姐的假妹。

周三，二十五，蔡的護兵。

時代，民國四年冬。

地點，北京。

佈景，筱鳳仙的寢室，靠壁置一銅床，床左有一小門通內室。床之左側，有一梳裝台。台之左端，有一睡椅，上有皮褥。睡椅前，有火鉢。室中有一小圓桌。

。桌旁有數小椅，梳裝台前有小窗。窗前懸鳳仙全身像片。在壁前端有一門通外，上懸繡簾，後端置洗面架。中有籐坐椅二，茶机一，壁上中懸寒林晚鴉圖一幅。旁集宋詞小對聯一幅。詞云：

亦愛吾廬，買波塘旋栽楊柳。

頓成輕別，問後約空指薔薇。

再床上桌上及一切的陳設，演時可酌量處理，總以不似普通妓院之華豔爲原則。處處要顯得清閒，處處要顯得幽麗，棹上最好也要放幾本書。

幕開 黃昏時候，鳳仙着青色花緞棉衣，躺在睡椅上，手執花月痕，火盆火小。

楊湘在棹旁整理。

鳳仙 (讀花月痕)「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

楊湘 北京這個地方，那怕你一天打掃三次，棹上椅上總還是堆滿了灰塵。(自

語，一邊拭茶杯)

鳳仙（放下書自語）。不管他詩是怎樣，讀起來總覺得太傷心了。墮落紅塵，能遇着一個這樣的男子……（拖長聲音）『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

楊湘 姐姐讀詩的聲音真好聽啦！

鳳仙 唉！（翻了一翻身，歎了一口長氣。）

楊湘 怎麼？怎麼姐姐這幾天總是這樣長吁短歎的？

鳳仙 呃？（閉了一閉眼睛。）

楊湘 都是那些詩鬧壞了的，我勸姐姐以後不要讀那些東西罷。老太太看見你這樣子，也早不高興了。嘴裏常是咕啞咕啞的……

鳳仙 怪讀詩的什麼事？

楊湘 病了嗎？一定是昨晚在公園着了涼了。

鳳仙 我沒有病，一點病也沒有。心裏不暢快，這不暢快不是病，你不知道的，

不要管。

楊湘 不是要管，不過我覺得姐姐老是愁眉不展的，總是高高興興的好。

鳳仙 難爲你擔心，夜色快來了，早點把電燈扭開罷。（楊湘扭開電燈，走至火

鉢前）

楊湘 哦！再不加炭，就快沒有火種了。（加炭）

鳳仙 老是說東說西的，做事又不留心。我說怎樣脚一刻冷起來了。幸而也沒有

什麼客來。

楊湘 『沒有客來』，老太太心裏有點不自然了。今天吃午飯的時候，姐姐先走了

，她那種借雞罵狗的樣子，對我有意無意的說：『只有我們是冷冷冰冰的，你看對門是多熱鬧。』

鳳仙 不要告訴我，沒有客來，叫我怎樣？

楊湘 姐姐不要這樣氣兇兇的。我是一片好心，才說這些話。老太太的脾氣你是

知道的。門前擠滿了包車，馬上就是笑臉，嘴裏也就是說這說那的。一天兩天稍微冷淡一點，臉色也就變了。

鳳仙 臉色變了還不是臉色變了。

楊湘 我勸你對她不妨和氣一點。

鳳仙 我生成是這樣的，難道你倒管起我了嗎？

（張婆從內門上，鳳仙起立）

楊湘 老太太找什麼東西嗎？

張婆 不是，我來看看你們在這兒幹什麼。

（向鳳仙打量一回，坐下，鳳仙亦坐。）

鳳仙 有什麼事？還不是閒坐。

張婆 閒坐，不是在讀詩嗎？

鳳仙 什麼讀詩，不過解解悶的意事。

張婆 姑娘的煩悶，也太多了。自己在吃碗飯，也就不能這樣隨隨便便的，一天到晚閒坐着讀詩，這成什麼話。有許多人家裏的小姐，還不送到學校裏去呢！

鳳仙 我不知道要怎樣才不是隨便？

張婆 你看，你看對門的，那個不是錦圍翠繞，金鑽滿頭。都是香撲撲的打扮得仙子一樣。要這樣，客人自然也就多了。

鳳仙 我的臉皮，沒有那樣厚。

張婆 這更不成話了。吃了這碗飯，還講那一套嗎？

鳳仙 我生來就是這樣的，生來就是這樣的脾氣。

張婆 我看姑娘的脾氣，也應該改改才是。

鳳仙 改不下來。

張婆 你不能這樣說，眼看天氣寒冷了，一家皮貨還沒有上身。

鳳仙 人家不穿皮貨，也有過日子的。

張婆 誰說沒有皮貨，就不能過日子。不過你要知道，一樣做這行生意，左鄰右舍，那個不是冷有冷的熱有熱的。穿起來正要比顏色養花樣呢！他們自己會有錢嗎？還不是從人家腰包裏掏出來的……。

鳳仙 凍死了也好，省得在世……

張婆 動口就是「死」，真的能死嗎？一天不死，一天是要衣穿要飯吃的。什麼事情，還不是都靠各個人自己。人家的門口老是人來客往的，是何等熱鬧。所以她們就穿的好，吃的好了。也不限定要你怎樣，自己收拾收拾，慇懃一點，多給客人兩個笑臉，也就不致像現在這樣冷冰冰的了。

鳳仙 生成這副愁臉，強笑能行嗎？

張婆 什麼「生成」的，你自己總要知自己的地位。天天老是念兩句詩是不行的。

鳳仙 難道讀詩犯了罪嗎？

張婆 並不是說你犯了罪，不過你讀了詩，總是這樣長吁短嘆的，一天一天好像把自己做的生意忘記了的一樣。

鳳仙 我嘆氣，我嘆我自己。（下淚）

張婆 你聽！人家那裏正在鬧得轟轟的，多麼的熱鬧。像我們這樣的冰清水冷，誰看得上眼。這兩天不僅沒有旁的客來，連那個姓蔡的也不來了。縱然你自己不歡喜熱鬧，你也得看一家的用費有多大，差不多是要靠你一個人養活的。像這樣的下去，連餓死的日子還有呢！

鳳仙（泣，用巾拭淚）他們不來，叫我有什麼法想，難道叫我去找他們嗎？

張婆（冷笑）那個叫你去找他們，他們來了，只要你招待慇懃一點，有說有笑的，那便行了。

鳳仙 面孔生來就是這樣呆呆的……

張婆 本來吃了這碗飯，再想像小姐奶奶奶樣的是不行了。到了冷落的時候，就是

去找客人，也是沒法的事。他們做野雞的，不是冒着風雨在馬路上拉客嗎？和他們比起來，那又是『高高福賞』了。

鳳仙（泣，傷心，淚如雨下。）

張婆 這也值得哭嗎？這樣傷心，未免把眼淚空流了罷。我是來好好勸你的，勸你以後也該把脾氣改一改。並沒有叫你像馬路上的野雞一樣冒着風雨去拉客。你聽了，就以爲我罵你了。……

鳳仙 誰說你在罵我，

張婆 知道我沒有罵你，那就好了。姑娘！你以後還要聽我的話呢！（向楊湘）火又退下去了，快加點炭，來了客，冷清清的像什麼樣。你在這個房裏，做事就要精明一點。人家裏十一二歲的姑娘，要在家里當個大人用呢！

楊湘 這回買的炭，太不結實了，三斤抵不住上回的一斤呢！明天王老板來了，

得問問他。（加炭）

張婆 天色變下來，炭也加了價，真正這樣的炭，也沒有錢買了。

鳳仙 沒有錢買，我房裏不燒，總可以罷。

張婆 你不要說氣話。

鳳仙 誰敢說氣話，唉！也可憐！

張婆 你就這樣脾氣不好，說話總是上句不接下句的，一副不溫不和的面孔，怪不得他們來了一次就不來第二次了。你要知道，人家老爺大人們，花了錢是來尋歡取樂的，那個高興來看你這副嘴臉呢？

鳳仙 不高興看，叫他們不看就是。

張婆 還有一層，你今年也二九一十八歲了，替你自己打算，也應該趁這個時候，揀個美貌的心腸好的男子，做後半世的靠山。一月一年雖說過得快，但是將來的日子長久呢！一日不死，一日就要吃喝穿的。光這樣是不行的，也得早些打定主意。……

鳳仙 我……我想……死……（泣，傷心）

張婆 那個姓蔡的，也不是什麼沒錢的人，手也不緊，不過錢在人家身上，那就得你自己想法子了。

鳳仙 ……………

蔡 不在家嗎？（聲音自外室傳來，隔尙遠。）

張婆 （向楊湘）你快出去招呼，恐怕是客人來了。

（楊湘從前門下，張婆起身，排列棹椅，又加炭。）

張婆 別哭了，客人來了像什麼樣。

鳳仙 （止哭，起至梳裝台前擦眼睛，搨頭髮。）

楊湘 （進門，手捲繡簾。）蔡先生來了。

（蔡錫鼻下有短鬚，提手杖，著舊皮襖進門。一切表情，都是英雄落魄時狀態）

張婆（迎上一步笑道）怎麼今天貴脚踏到賤地了。難怪今朝的喜鵲在樹上喳喳的叫個不住呢！天色變了，外面怪冷的，快到我姑娘房裏坐罷。楊湘還不遞茶來。

鳳仙 怎麼好幾天不來了。

蔡 這幾天一直事忙。

張婆 蔡先生再過兩天不來，她就要想瘋了。剛才還在這裏拭眼淚，我正在勸她，說不要這樣亂想，蔡先生公事完了就會來的。好容易才把她勸住。現在你來了，我可不管了。隨你們親親密密的去說罷。楊湘來幫忙，蔡先生的肚子恐怕也餓了。（張婆楊湘由外門出，蔡坐籐椅上，鳳仙坐椅旁。）

蔡 眼睛揉得這樣緋紅的，真的哭了嗎？

鳳仙 沒有的事，香烟薰了揉紅的。

蔡（捩鳳仙手）看看天色變了，你還穿得這樣單薄，不覺得冷嗎？快坐下烤烤

火罷。(鳳仙坐蔡側)

鳳仙 還烤火，剛才臉上鬧得發熱了。

蔡 爲什麼，你娘又和你淘氣了嗎？

鳳仙 唉！不要說這些罷。

(楊湘送茶上，卽下。)

蔡 (順手摸着花月痕) 哦！你在讀這樣的小說嗎？

鳳仙 閒坐着解解悶！

蔡 ……薄命憐卿甘作妾，傷心恨我未成名！讀不要讀這些沒志氣的東西。(

放書)

鳳仙 是的，我雖說不知道是好是歹，讀起總覺得太傷心了。所以讀了兩句，也就放下了。

蔡 你高興學詩嗎？

鳳仙 頑意兒。

蔡 做過沒有？

鳳仙 做是想做，總是寫不出來。今天午後悶慌慌的想出了兩句，讀起來怪不順口，恐怕他不是詩罷。

蔡 快告訴我！一定好的。這真是青樓雅事了。

鳳仙 說出來別笑話我。還請改正改正。

蔡 自然好的，人聰明，詩句也就聰明了。

鳳仙 還是不念罷。太不成詩了，何必念出獻醜。

蔡 嘿嘿！快說！不要這樣吞吞吐吐的。

鳳仙 (念詩)青樓也有刀槍淚，日夜私心慕木蘭。

蔡 (拍掌後，握鳳仙手，摸弄)好詩好詩！不僅平仄不錯，此所謂慷慨悲歌，壯人壯語了。

鳳仙 別笑話我，別笑話我。

蔡 想不到你有這大的志氣，因為這兩句詩，我到想起日俄戰爭時，一個日本女子報國的事情來了。那時的報紙傳遍了，誰不鼓掌稱快呢！

鳳仙 什麼事，告訴我長見識。（以手搖蔡膝。）

蔡 因為我那時正在東京，所以知道的很詳細。原來有一個日本女子，同一個駐日的俄國公使戀愛了。後來俄使返國時，就同這個女子結婚了。……

（抽出一支香烟，鳳仙擦洋火）

鳳仙 結了婚，又怎樣？

蔡 結了婚他就把她帶回俄國去了。那是日俄戰爭未起以前的事。不久兩國發生戰事，這位公使，因為他熟悉日本內情，俄國政府就派了他做第一路的司令。（抽烟）

鳳仙 後來打起仗來，難道這個女子被俄國兵殺了嗎？

蔡 沒有的事。因為兩方快要接觸了，俄國軍官，開了一個高級秘密軍事會議。會議的內容，就是計劃分幾路進攻，水陸兩線，都是從行什麼地方經過。因此很秘密的決定一張軍用地圖。會散了，他就把那張地圖，壓在枕頭底下。不料他的日本夫人早已注了意。就在那晚上，把地圖偷出來，單身的逃到日本去了。

鳳仙 難道那個俄國司令以後不知道嗎？

蔡 知是知道的，不過不敢聲張，怕政府查辦他的疎忽之罪。所以他也就沒有說明。

鳳仙 後來到底怎樣了呢？

蔡 俄國司令既然不敢聲張，還不是一切都照規定的計劃。日本政府得了那張秘密的地圖，那俄國的行軍計劃，就一目瞭然了。所以俄國的波羅底海的艦隊，還沒有到太平洋，就被日本的伏兵，打得一隻也沒有存留。講到日

俄戰爭，這個女子的關係很大呢！

鳳仙 後來這個女子又怎樣了呢？

蔡 戰事停了以後，她想起她的丈夫和兒女，然而，又不能離開她勝利的故鄉，回到俄羅斯去，她陷落在這種極端的悲傷和痛苦裏，結果是自殺了。政府和人民都很仰慕她，就替她立了一個銅像。現在到東京去的人，誰不去瞻仰瞻仰她那像的威嚴呢！

鳳仙 哦！真利害，恐怕比木蘭還要利害罷！

蔡 那是自然，木蘭代父從軍，其志雖說可嘉，但比起她來，因國事緊急的時候，拋棄了可愛的丈夫和兒女，來救祖國的危亡，那就有輕重之分，家國之別了。

鳳仙 呀！真勇敢，那是應該立銅像的呵！

蔡 你既然也有這樣志氣，現在不正是你們的機會來了嗎？

鳳仙 什麼機會？

蔡 你看，現在的北京城裏多熱鬧。袁總統快要做皇帝了。恐怕再過幾天，就要登基了罷。

鳳仙 與我無干，他做他的皇帝，我當我的妓女。

蔡 你不知道嗎？現在的民意都一心擁戴袁總統，所以組織了許多的請願團。婦女請願團的首領，是山東的安靜生女士，青樓請願團的首領，是你們隊裏那個花枝招展的花元春。她們這樣識時務，將來帝制恢復了，當然要得許多的好處的。青樓請願團，你總也簽了名罷。

鳳仙 名字雖賤，也沒有這樣容易簽的。我又不想去圖名圖利，何犯着列名呢！

蔡 那就怪不得你的門前冷落了。你就是不圖名圖利何妨去露露面子，湊湊熱鬧呢！

鳳仙 (冷笑) 這次的熱鬧，可不能隨便去湊了。

蔡 你看現在那個不傾心帝制呢？

鳳仙 我比不上他們，我執業雖賤，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志氣。心裏不願去，誰也不能勉強的，況且人微言輕，人家也犯不著來計較。不比你們做官的，風吹草動，兩邊倒。今日向東，明日朝西，帝制也好，共和也好，口是非的只自己弄得一官半職，就萬事不管了。……

蔡 (抽一口烟，蹙眉，而現驚疑反覆注視鳳仙) 我是一個讀書的窮士，做什麼官，做了官，也就不穿得這樣寒酸了。

鳳仙 誰知道你做官沒有，不過我覺得你還不是那樣的人，所以我才說這樣的話。你不要把我看太低了，看得和他們一樣。你當官了，你有錢了，我就來格外的奉承，我只要是性格相投，脫了那些人們俗氣，就比什麼都好。

蔡 可憐！你別把我看得太高了，我是一個流落在北京窮而又窮的窮士。

鳳仙 我不相信，你現在就是窮士，將來一定可以大發達的。我的脾氣，你來了

幾次，總也知道一點罷。你現在既然不是官，爲什麼也要瀾在腌臢的北京呢？快遠走高飛！

（張婆帶笑的從門外進。）

張婆 請蔡大人點菜！

蔡 （冷笑）好好的怎會叫起大人來了。我剛纔在朋友家裏吃酒席來的，用不着酒菜，多少拿一點點心來罷。以後再來！今晚有事，坐一刻兒就會走的。

張婆 蔡大人不要再騙我們了，我剛才問了大人的二爺才知道大人是當朝的一品大員，在前做過雲南的都督，現在北京同着梁大人楊大人一起在公府走動
○…………○

蔡 （臉現驚色，拋烟頭）

張婆 只怪得我們有眼不識泰山，大人來了幾次，都怠慢了。所以今天特要辦幾樣新鮮菜蔬，替大人賠罪。我們這裏也沒有什麼好的，不過也盡盡心事。

蔡 我講了不必，來點點心罷。

張婆 (向鳳仙) 我們險乎放過活財神了。怪道我今年給你算命，劉瞎子說你要遇貴人提拔，一年快完了，我早已忘記了這件事，誰知道今日竟應在蔡大人身上。哦！真好極了。

(鳳仙顧蔡微笑)

張婆 你以後要好好伺候蔡大人，不要再孩子氣了。蔡大人今晚當然要賞一個臉的，來點什麼酒？

蔡 (面色不願意) 真的剛吃過，改日再來罷。

鳳仙 蔡大人是隨隨便便的，大概是剛吃過了罷。有什麼點心送兩碟來。

張婆 (笑) 那我就去揀點心，再替蔡大人沖一碗好細茶來。外面風吹得怪冷的蔡大人這兒過夜罷。姑娘好好的伺候。(張婆笑容可掬的徐出) (台上暫時沉寂。蔡從睡椅上起立。兩手抄在背後，在室中打圈子。臉上表情，猶豫，

疑慮，不安然。鳳仙仍坐，時偷視蔡）

鳳仙 怎麼一時不自在了？

蔡 沒有什麼。（假笑，裝自在）

鳳仙 心裏有什麼事情嗎？

蔡 一點也沒有。（仍躺在睡椅上。）

鳳仙 （對蔡媚笑）總算我的眼睛不錯罷。

蔡 什麼？

鳳仙 我的可敬可愛的蔡松坡將軍！

蔡 唉！沒有什麼希奇，現在已經流落得這樣了。

鳳仙 流落算什麼，英雄落魄是難免的事。剛才說起的那梁大人楊大人是向來就

有交情呢，還是到京裏才認識的？

蔡 楊大人是我的同鄉，梁大人是我新識的朋友。

鳳仙 你願意同他們做朋友嗎，願意同他們鬼混嗎？

蔡 (面色愈疑慮) 是的，他們都是識時務的俊傑，我慚愧仰攀不上。(望鳳仙臉色) 他們適順國民的公意，恢復帝制，皇帝登基了，他們都是開國的元勳的！我不過隨着他們跑跑的意思。那有他們那樣的才幹，(注視鳳仙臉色)

鳳仙 ……………

(楊湘奉茶點上，小棹置蔡旁。楊入內室。蔡用茶點)

蔡 現在因適民意，帝制非恢復不可了。

鳳仙 (急起，聲激昂) 你，你是誰？敢來假冒蔡將軍的名義來，我…………

(蔡此時表情，極端疑慮鳳仙是袁氏收買的試探，又希望鳳仙是一個實心的女子，面色時變。鳳仙表情，激烈和驚訝。)

鳳仙 蔡將軍我以前雖沒有見過，知道他是一個頂天立地百節不變的男子。決不

像這樣苟且營私的。

蔡

.....

鳳仙

就是真正的蔡將軍，我也看你受不了。唉！我真替你可惜，你革命時候的光榮，恐怕在這一次要完全喪失了。我不怕，我不怕死，我是反對帝制的，請你們這些保皇黨快去報告，要他們把我緝去槍斃。痛痛快快的死了好了。.....

（楊湘聽鳳仙怒聲，從內室出外門，鳳仙泣。）

蔡

.....（用力注視鳳仙神色。）

鳳仙

你們把我們都看得下賤，我們嫁給了那個男子漢，也願度一世到老的夫妻，不像你們這些當官的，朝三暮四的只要有錢就什麼都不管了。我的話說的不應該，搶白了大人，我也知道，我是不想活了。送我到警察廳辦罪罷。（鳳仙泣，傷心。）

蔡 (變臉色，急聲) 鳳仙！

(張婆楊湘由外門間入)

張婆 (罵聲) 你發瘋了嗎？在蔡大人面前，敢如此放肆。你來、你來！我同你算賬，看我有什麼事冤枉了你。你自己看，這樣成什麼規矩。

(張婆一壁指手指腳地說，一壁向鳳仙拖扭，蔡起，用手隔開。)

蔡 沒有什麼，我一點也不怪她。

張婆 (笑) 這孩子沒有分寸，能得大人包涵，便是她的福氣。……(稍停)

蔡 沒有什麼！

張婆 不過大人這樣護着她，她越發撒起嬌來，以後天不怕，地不怕，我也不敢動她了。

蔡 你放心地去罷。

張婆 也不要這樣放肆，幸得蔡大人寬洪大量的包涵，旁的客人就不行了。明天

蔡大人走了，再來同你算賬。（向蔡）蔡大人！點心不好，多少用一點，肚子餓着呢！

蔡 很好很好！油酥蔥花餅子，特別有味兒。

（張婆，楊湘同下，蔡仍坐下，握鳳仙手。鳳仙揩淚。）

蔡 鳳仙，你不要哭，我知道你了。

鳳仙 ………

蔡 你不要哭，我認識你了。

鳳仙 將軍。

蔡 我真欽佩你的英豪巨眼了。

鳳仙 我望你告訴我你的實情。

蔡 你再不要哭，知不知道我的心，比你還難受呢！

鳳仙 我罪過，因為我的眼裏，打亂了大人的心情。

（鳳仙止哭，斜視蔡）

蔡

我何嘗是贊成帝制的，不過處在他們這種積威之下，一時不容易擺脫。袁氏慣用暗殺手段，不防不備的隨便丟去一個頭顱，也太不值。他們都在嫉刻我，每天有便衣偵探，在我的後面跟着。差不多我的公文信件，都要暗地受他們的檢查。前幾天梁任公在報上發表了一篇反對帝制的文章，叫做「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險乎遭了不測。現在躲往天津租界裏去了。我送他上車的時候，那種情形，多麼悲慘。

鳳仙

（搶着說）你爲什麼還不快走呢？

蔡

談何容易！只有我一個人，老早就走了。一家人都在北京，丟了他們在這裏，一定是要受害的，國事雖說緊急，和我共了十幾年患難的妻兒，也不能隨便丟下。總要能夠兩方顧得週到才好。

鳳仙

真是我在許久以前仰慕的蔡將軍了。

蔡 所以現在沒有方法，不得不跟着他們在這兒鬼混，前幾天楊大人在湖南會館開會，商議上勸進表。我怕引起他們的猜疑，拿起筆來就簽了名，他們才高高興地散了。你看有什麼法……

（稍停）

鳳仙 大人怎麼又不說了，難道對我有什麼疑心嗎？我不能拿刀割開我的胸，把的鮮血淋漓的心給大人看。唉！我真願死在大人的面前。（哭）

蔡 不要哭，老實說，在以前我對你是疑心的，我疑你被帝制黨收買了來探我的口氣的。所以我也不露我的真名，同你說的話，也是那樣的話。現在我不疑你了。

鳳仙 你無論如何，還是要快想方法逃出這個虎口。

蔡 就是，只要能夠逃出北京就好了。所以我現在故意放蕩，迷戀酒色，免得他們疑心我有什麼舉動。只要他們對我的防範疏忽一點，就有辦法了。但

是這次能夠遇着你，那也是我的不幸中的幸事了。

鳳仙 我！我算什麼！我祝將軍的事能夠成功。

蔡 事情當然有成功的希望，萬一失敗了，情願因國事犧牲我的頭顱，不願因金錢犧牲我的氣節。

鳳仙 大人將來不要忘記我。

蔡 我總要想方法救你出去。

鳳仙 大人你是我的靠山。

（楊湘自外門入）

楊湘 蔡大人的二爺周三要向大人說話，可以叫他進來嗎？

蔡 他來了嗎？進來可以的。（楊湘出）

鳳仙 周三是個怎樣的人？

蔡 他是我的一個最忠誠的僕人，跟我十年了，

楊湘引周三入，楊湘下。周三行禮。

蔡 你在公館來的嗎？

周三（沈默，注視鳳仙）

蔡 有話不要緊，你只管說，這裏不比別處。

鳳仙 不要緊，不要疑心，我和你，一樣的知道大人的心事。

周三 不是，從車站來的。

蔡 到車站去幹嗎？

周三 送太太上車，太太出京了。

蔡（面現喜色）真的嗎？不是商量想下一週走嗎？

周三 是的。大人今天上午出來沒有一刻，楊大人來了。太太一壁假裝哭，一壁向楊大人說：『他近來太不管家務事了，三天四天不回家，說了又脾氣大，前天回來我說了他幾句，他就鬧得天翻地覆的，飯也不吃的賭氣出去了』

。這樣的家庭誰過得慣。要討姨太太也不妨，不要睡在外面，就把家裏的兒女都不要了。今天我就要回去，請楊大人送我回去。」

蔡 楊大人怎麼說？

周三

楊大人聽了，把太太的話聽真了，一面勸太太不要哭，一面說：「他近來因為恢復帝制的事，心多事多，心裏稍微煩燥一點是有的，就是吵罵了幾句，夫婦間也算不得什麼事。我早已聽說，你倆近來在家裏吵嘴，嫂夫人現在要回去，也好，也到家裏去看看父母，他那裏我們當然也要勸勸他的，等他氣平了，再來接你。要我派人送，那是無可無不可的，不過車上帶幾個聽差的，也沒有什麼要緊，先打電報到漢口，車到了就有人來接的。這邊我可以打個電話到車站去，要他們預備一間頭等車。錢少了，我這裏多少還有一點，不要去驚動他，免得他又生氣。」太太聽了楊大人的話，說一天也停不住了，今晚就要走。楊大人說，今晚走也可以，大人這裏，

楊大人來說明。

蔡 後來又怎樣了？

周三 楊大人叫太太檢點行李，他說他自己去打電話告訴車站。他臨走的時候，要我同大人說後天是風月會的第四集，是楊大人的主人，在錦春園喫番菜。說今晚他有事，不能到這裏來，要家人先告訴大人。阮大人願大人那裏都早已通知了。

蔡 行李不太多了嗎？

周三 太太說，揀着要緊的拿幾個去，其餘的都寄在李公館了。

蔡 車開了嗎？

周三 車開了。等太太車開了才回來的。

蔡 你不同太太一路回去嗎？

周三 我本想送太太的，太太說，大人在外面，沒有一個心腹人，不放心。太太

帶去的人已經不少了。

蔡 太太對你沒有說別的話嗎？

周三 有的，臨開車的時候，太太叫我在車裏，悄悄地說；「現我算是走開了。要大人今晚就逃往天津去。在外面要大人格外謹慎，你也好好伺候大人。」

「還說那口小皮箱沒有帶走，留大人用。」

蔡 好了！好了！那麼我們今晚就走罷。

周三 今晚走頂好，無論那裏都沒有防備的。

蔡 就是這樣決定，你回家去收拾那口小皮箱，只帶一點日用東西，床上棹上都不要動。快去，快來，我在這兒等你。

（周三行禮，出。）

鳳仙（下淚，手巾掩面。）

蔡 好好的又哭什麼！

鳳仙 大人要走了，唉！剛認識大人。

蔡 我走了還不好嗎？

鳳仙 不是不好，這次別了，不知何時再能見面？

蔡 將來革命成功了，總有見面的機會的。

鳳仙 (泣)我一刻也忘不了將軍，但願將軍能忘記我。將軍的責任太重了。不要因我這樣一個女子，有誤將軍的前程。

蔡 我當然是要想法救你的。

鳳仙 只要將軍知道世上有一個這樣仰慕將軍的女子，我死了比在生還愉快呢！

蔡 不要這樣說，你認識我一場，你這種牢獄生活，當然是要替你設法的。不過現在我自己也沒法。

鳳仙 將軍要救的是中國，我，我算什麼。(泣)

蔡 救中國與救你，是我的第一步第二步的責任。革命成功了，中國與你都有

原书缺页163-末